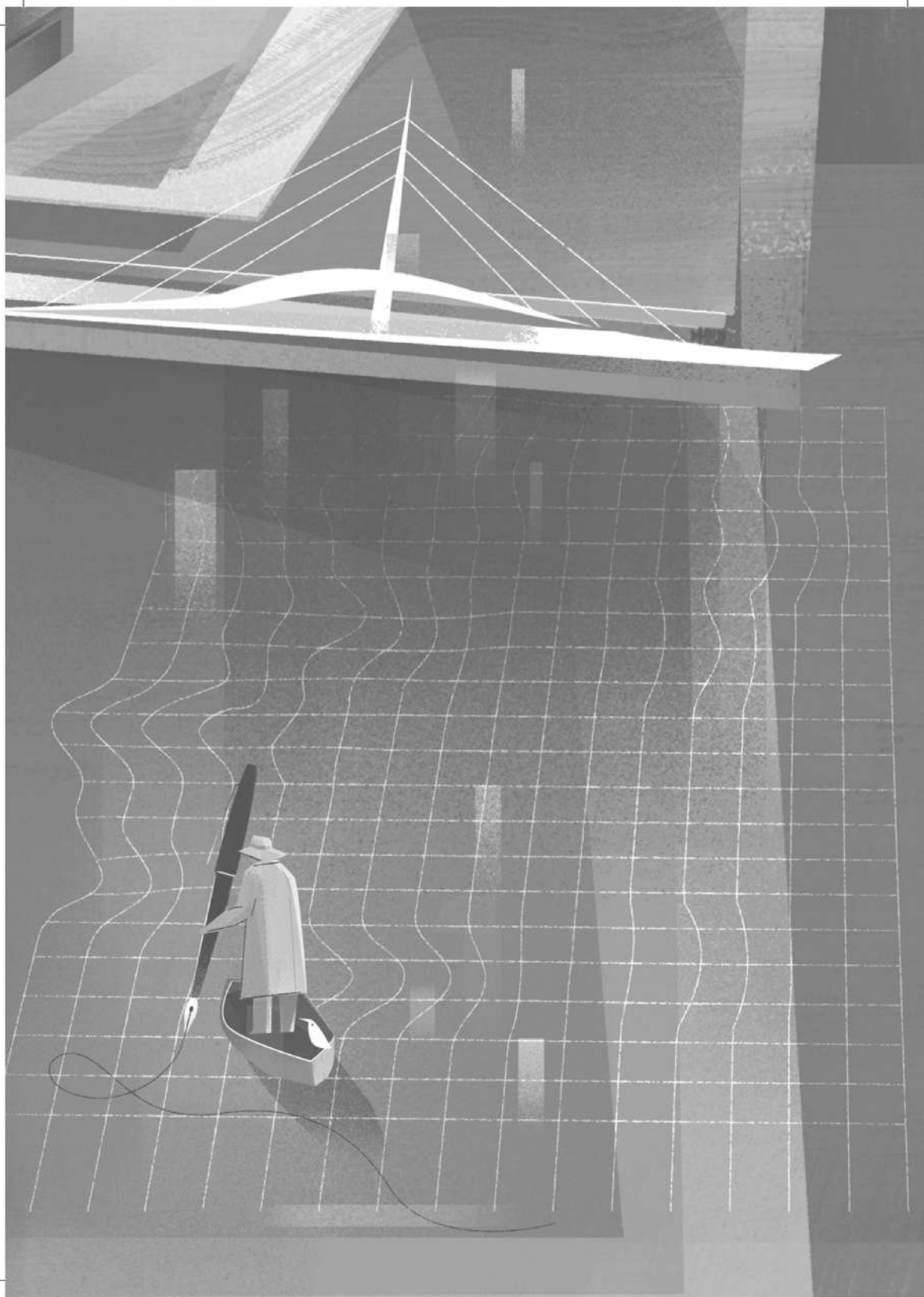




小說組



小說組總評 | 楊翠

2023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熱鬧紛繁。281件作品，議題含涉面向寬廣，諸如家族記憶、親情糾葛、成長傷痛、青春愛情、多元性向、老年情慾、校園霸凌、小鎮生態、族群議題、海洋空間……等等，各種政治社會議題也或顯或隱地含融其間；其次，小說的時空舞臺具有跨域性，除了當代時空之外，也有不少以古代時空為舞臺，更有許多故事架設在未來時空、虛擬世界。小說議題與時空舞臺的多元性，折射出差異的生活經驗、生存狀態、心靈空間、哲學思考與世界觀，使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小說天空，呈顯一幅紛繁星圖。

整體來看，本屆小說作品中表現最突出的議題面向，大致有幾個部分。其一是跨性別、多元性取向的性意識與情慾書寫，這一個主題在過去20年的文學獎場域中，從少數到日增，到現在自然分布、美學技巧多元，各種藝術手法都可以為這個主題增色添彩，這在本屆小說組中可以看見。由此可見，2017年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它的影響也正向地反映在文學創作中。

本屆另一個突出的小說主題，是各種校園霸凌與家庭暴力。校園霸凌經常不是單獨存在，而是伴隨各種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比如階級、性別、學習成績，甚至是審美標準。每個校園霸凌事件中，校園內的權力關係與不同主流價值之間的串流結合都不一樣，因此，要寫好校園霸凌這個議題，不僅必須掌握校園內部的權力關係，也必須掌握校園內外權力空間的互涉交織共謀關係，這是不容易的。而家庭暴力更不必說，要能同時處理家庭內部纏結糾葛的愛、恨、情、怨，處理傷害、傷痛、決裂、協商、和解、療癒，銘刻不同主體的內在世界，如何掌握適切的情感收放與細節拿捏十分重要。

另外，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有大量以女性為故事主體的小說。以女性議題、女性角色、女性生命故事為主題，書寫各種女性的喜怒哀樂，書寫女性生命的千瘡百孔，各種傷痛與堅韌的生存姿態，可以說是近幾年臺灣各文學獎場域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其實，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多元性取向、校園霸凌、家庭暴力、女性主題，都是過往相對被壓抑，或是受到文化制約而使寫作者較難敞開書寫的主題，這些主題的比重增加，故事多元，表示弱勢者、傷痛者的聲音已被聆聽。從這個角度來看，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作品的特色，某種程度也具現了當代臺灣的文化反思與社會進程。

這個現象可以從本屆的得獎作品中觀見。首獎〈擺盪〉中，父權而家暴的父親形象，狠心棄女而去的母親形象，隨故事推進而有所轉折，作者的目的不在塑造暴力父親的單向度暗黑形象，而是寫一個家庭如何從創傷與裂痕中，釋放彼此，從而達到和解。優選獎〈變漁〉，書寫海洋生態耗竭，漁民無魚可捕，最後只能轉為觀光漁業的處境，所幸海洋仍然蘊藏無限能動量，留下餘韻與希望。佳作〈江寶，還是天成〉以荒謬與浪漫交雜的筆觸，深入書寫老年情慾，刻畫老人對婚姻、愛情，對幸福生活的想望與失落；佳作〈微光〉，將父親的家暴與校園霸凌、社會經濟階層等議題縮合，對於父親形象、女性的生命處境與心理描繪，細節豐富，鮮活到位。

四部得獎作品，四種議題面向，以不同美學技巧達到藝術高度，值得喝采。而其他入圍者雖未得獎，但都有一定高度，展現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類的精采風景。

小說組 高雄獎

擺盪

徐麗娟



徐麗娟



簡歷

臺師大，國研所，目前對寫作仍樂在其中。

得獎感言

寫作就像日常中一段長時間的停頓，是腦海中既安靜又熱鬧的原地編織。小說的書寫更像是各種路徑的想像，豐厚了我本來單薄的生活。

感謝評審喜歡這個小故事。

擺盪

夏天的旗津，遠處海水彷彿也在午寐，情意淡淡地湧動著。

明琦與父親一起沿路走著，右邊是一排店鋪，毗鄰而立的米店，小吃店和五金行。高溫的空氣裡有黏稠的濕意，是梅雨季節中暫時放晴的空隙。

父親走在前面，明琦在後頭跟著，正午的太陽亮晃晃地照著，天空反射出冷冷的白，像刀子一般割痛她的眼睛，她只能一逕低頭。一兩滴汗滴進她的眼角，目光所及之處，便有些景物不能好好對焦。

許是熱或其他，明琦的腳步雖不算沉重，但也不那麼熱切，就只是走著。

她看著父親魁梧卻有點駝的背影，心裡想，等一下找到母親之後呢？



剛從國中放學，明琦一進門就看到自己的盆栽，仍然像早上出門前一樣，枝葉軟垂無力，葉片變黃，幾近枯萎。她不覺在心中嘆了口氣，明明都那麼呵護著，固定澆水施肥了啊。

「妳這水澆太多了啦。」母親走過來摸了摸小盆栽的土壤，手指稍微往下戳了戳。

母親要明琦趕快去準備一下，父親和祖父就要回來了。她放下盆栽，快步去將學校制服換下，用肥皂把手洗乾淨。

明琦的父親是警察，他穿著制服時特別顯得嚴肅，臉上的神情總像在警戒的狀態，即使回到家也不能馬上放鬆，總有些甚麼



讓他看不順眼。

父親今天帶祖父去醫院看醫生。他們才一進門，父親臉上就有明顯的怨氣，彷彿沒看見明琦坐在桌邊揀菜，父親皺著眉洗完手，馬上用力把窗戶關上，故意碰的一聲。

他們家在林園，離家裡不遠處有幾家化工廠，有時候，走在路上，空氣中會浮動著牆一樣半透明的塵灰色，有時工廠若整夜加班，飄著惡臭的落塵愈加濃稠，即便門窗緊閉，鼻腔裡仍可清楚感覺到塵粒的起落盪動。

「不是跟妳說煮飯的時候，窗戶要關上嗎？」父親不耐煩的說。

見正在炒菜的母親沒馬上回應，父親一把抓起母親拿著鍋鏟的手。

「有沒有聽到？」父親聲音粗暴起來。

母親掙脫了手臂，急著把爐火轉小，父親又去拉她。

「妳在幹甚麼？」對於母親沒有馬上回應，父親的聲音既憤怒又詫異。

在那短短的掙扎中，父親用力過猛，自己沒站穩，一個踉蹌，撞到桌角，桌上一隻空碗跌到地上，砸得粉碎，明琦受到驚嚇馬上躲到牆角。

父親站穩後氣憤地舉起手，眼看著一個耳光就要狠摔下去，母親的眼神裡閃過一絲恐懼，父親的手凌空稍一停頓，原本凌厲的手掌，又無聲地放下去。

「不要動手！」祖父突然出現在廚房。

祖父發現一臉驚慌的明琦，馬上過來牽她離開。

「來，我們去外面看電視。」祖父放軟聲音對明琦說。

一直以來，父親的情緒就像陰晴不定的天氣，喜怒無常。

祖父說父親的工作繁瑣，他上班的地點離家較遠，還要日夜

輪班。

「賺錢養家很辛苦啊。」祖父要大家多體諒父親。

但明琦還是怕。只要父親一進門，她能閃則閃。母親則是忍則忍，不說話的時候多。

父親雖然長得好看，但眉宇之間流露一股濃濃的怨氣，好似正跟誰鬧著彘扭，即便是笑著都不開心。他沉默時，身上便自然湧出一種警告的氣息，讓所有的人都覺得忐忑。

父親停手後進房去換衣服。

明琦和祖父在客廳等開飯。祖父穿著咖啡色的襯衫，深灰色的長褲又鬆又垮，全靠著一條皮帶繫住。他高而瘦，頭髮稀疏，濃眉大耳，因為久病，如今只剩下一雙骨碌碌的大眼偶爾有光，略顯精神。

明琦從客廳往廚房望去，看著母親瘦削沉默的背影，她低著頭繼續炒菜。母親並不訴苦，話也極少，即便對明琦這個獨生女也稍嫌冷淡。

明琦一直覺得自己和母親之間不像其他母女那樣親密。

母親結婚時才19歲，當員警的父親那時32歲，兩人都是第一次結婚。

母親的聲音有著與年齡不相襯的清亮靈脆，她長得修長白皙，不說話時便有三分文氣，走在路上，總有男人忍不住用餘光偷覷著她。

明琦覺得比起自己，母親更像是青春期的少女。

母親愛漂亮，常買些髮飾或那種亮晶晶的串珠給明琦，也不管她年紀太小，用不著這種風格的。後來買得多了，母親還為她買了一個圖案漂亮的小木盒，專放這些小飾品。

無人在身邊時，明琦便常常把那些髮飾拿出來試戴，在小鏡子前，她自己玩得很開心。



父親和母親只認識半年便結婚。

剛成為孤兒的母親本在親戚家的小工廠幫忙，親戚是父親管區裡的朋友，也許是父親穩定的工作，讓從山上初到高雄這個大都市的母親覺得可以依靠，或是她太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家，她不在意年齡的差距，很快接受父親的追求，不到二十歲便成了母親。

吃飯前，父親顯得非常疲倦，母親主動說要幫他刮痧。她熟練地用浸過藥油的刮痧板一長劃到底，一連幾劃，頸項上漸漸出現三道紫紅色斑斑點點的闊條紋，父親才覺舒服了些。

吃完晚飯，父親便去值班。母親陪著祖父看著電視，手上隨便織點甚麼，一臉的心不在焉，她與祖父兩人也說不上話。

明琦去樓上收衣服，一人待在陽臺朝遠處望。

化工廠裡還有人在開工，煙囪仍冒著煙。她往下看，鄰居的幾個孩子正在巷子裡玩捉迷藏，從陽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認真藏匿的人姿態忐忑，不時張望，怕被抓到，她雖然才上國二，但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感覺小孩遊戲時的熱情真是可愛。

對面鄰居的院子裡一棵龍眼樹，高高的枝頭上一直以來懸掛著一個小鍋蓋，那只鍋蓋早已生鏽，但兩三年來，就連冬天的寒風也未能將其吹落。然而今天，在明琦張望的瞬間，她親眼看見鍋蓋從樹上掉下來。沒有風，也沒有鳥在枝頭上跳躍。鍋蓋在地上喀喀作響，轉了兩圈才停。

她摺好衣服下樓，發現母親在後院用軟布蘸水輕輕擦拭她的那棵盆栽，那是她在外面撿回來的，本來枯了半株，但母親細心照拂，現在已經綠意盎然。

明琦看著母親溫柔的擦拭著那些葉片，臉上卻是寂寞的表情，她覺得那其中有自己永遠無法進去的世界，母親的世界。

過了三天，母親便離家出走了。

那天早上，母親對祖父說要出去買東西，只穿著拖鞋帶著買菜的尼龍袋便出門。祖父後來回想起來，當時只覺母親神色匆忙，像菜在鍋上突然缺鹽巴一般，非出去不可的態勢。

父親出去找人，明琦與祖父兩人草草吃完飯，她在廚房洗著碗。已經是秋天了，蟬到黃昏還在叫，對面屋頂上，在白日被曬透了的瓦頂，微微泛著熱氣。鄰居客廳電視節目的人聲樂音都從窗縫裡透進來，薄薄的熱鬧。

那天晚上化工廠準時下班，最後一道白煙靜靜上升，初始濃厚，終至消散。夜裡，屋前巷弄裡的街燈將窗影映在明琦房間裡的牆壁上，不遠處高高低低的大煙囪沉默的站著，放遠望去，一切看起來都有疊影。她從五斗櫃的抽屜裡取出小木盒，裡面有母親陸續買給她的髮飾。她將髮飾拿出來，一一別在頭髮上，最後她將髮飾放在桌上排好，撫摸著，是溫涼漠然的觸覺，彷彿隔了時間，所有的一切都變得冰涼了。

突然，她想起甚麼，匆忙跑到樓下去。看到母親那棵盆栽好好的被擺在後院，她心中隱隱感覺到一種模糊的期待。

母親的尼龍袋裡其實裝著父親的存摺和印章，等父親發現錢都被提光的時候，已經是四天後的事。父親怕丟臉，對外只說母親回中部山上的娘家。

其實母親已經沒有娘家了。



母親離家之後，父親只要一下班便到處尋找母親的蹤跡。不久祖父住院，父親工作醫院兩邊跑。家裡總是空蕩蕩的。



每個週日，明琦去醫院照顧祖父。久病的祖父神情已經僵硬，臉像一團皺紙，總是昏睡的時候多。

那個週日正是十五，從病房的窗戶能看到一小輪滿月，高掛在淡青色的黃昏，無光的白。今天這一天已經快結束了，但她好像甚麼也沒做，明琦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

回家時，她才剛進巷子，鄰居家的黑貓突然從她後面竄出，用爪子在她小腿上刮出一道傷痕，皮肉微裂，一點點血，絲絲綻出。初是驚嚇，過了半晌，她的痛覺才被喚醒，叫了一聲。四下無人，無人前來關心她的痛。

她回到家自己給傷口上藥，她突然想起母親和剛剛那隻黑貓的事。

那年夏天，她放學一進家門，發現母親正逗著一隻黑色小貓。

「這是鄰居家的小貓咪，問我們要不要養。」母親說。

這時父親正好回家，他蹲下來和她們一起看著那隻小貓。

小貓動作還不協調，牠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去捕捉剛好飛近頭上的飛蛾。由於分不清楚是要向高處蹦還是往前方跳，動作非常笨拙可愛。牠往高處竄了半公尺，下巴一張一合，好像抓住了飛蛾。父親臉上浮現出不易察覺的笑意，這時，貓發起怒來，哼唧著，一臉愁樣，明琦忍不住也微笑起來。

母親拿來一碗牛奶，那貓還不會用碗喝牛奶，父親好意將牠的頭輕輕按到牛奶碗邊。小貓嚇了一跳，甩了甩濕漉漉的腦袋，牛奶滴四處飛濺，嚇了三人一大跳。

一家三口同時發出哈哈大笑。

「妳媽呼吸道弱，阿公也生病，家裡不能養貓。」父親認真考慮後說。

最後母親還是把小黑貓還回去。沒想到牠現在長大了，那種

可愛的憨態已蕩然無存。

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祖父後來沒能順利出院。

祖父喪禮之後，明琦常在夜裡聽到父親在房間裡嚎啕大哭，然後減為嗚咽，屋子瀰漫著一種神秘的恐懼，父親的嗚咽雖隔著牆，但卻彷彿就在她的耳邊湧潮般變成嗡嗡巨響，讓她透不過氣。生活已然是窗框，無形罩下，讀書彷彿是唯一的掙脫，明琦只能拼命認真。

新的學期開始，已經離開半年多的母親仍舊沒有消息。

因為同事請假，父親連上幾天夜班，那天父親回家就說頭疼，吞了幾顆止痛藥。

要不要刮痧？明琦怯怯地問。父親點點頭，不知怎地，兩人皆一瞬臉紅。

她輕輕的刮著，漸漸刮出幾道薄薄的紫紅痕，兩人距離這麼近，她好像換了一種新鮮的角度看待父親：父親的頭部放大了，肩膀特別寬，皮膚上有幾個斑特別清晰。她覺得自己好似變得不認識他了，有點怪異。她聞到父親身上的汗酸味，混合著藥油的氣味，在兩人身邊輕輕擺盪，說不出香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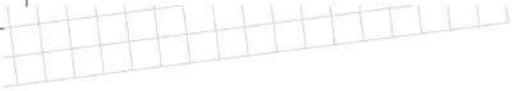
刮著刮著，許是舒服，父親垂著頭打起盹來。

外面是陰天，遠遠有嬰兒哭泣的聲音，細微的聲音像一扇門吱呀一響，然後再一聲。

約莫段考過後開始，家裡便經常有父親接起來喂一聲就掛掉的電話，直到有一天是明琦接電話，對方遲疑了一秒，然後才說話——是母親。兩人在電話上說了些話，最後母親唸了一個住址，要明琦過去。

那天下午，她才下公車，就發現空氣中瀰漫著焦味，旁邊巷子入口停著幾臺紅色消防車，車道已被單向封鎖。許多圍觀者在路邊好奇的張望火災現場，明琦穿過人群，順著大家的視線，





朝著兩棟樓房中間的那條小巷弄望去，右邊是一排半舊的民居，靠近入口的兩層樓房被燒得漆黑，對面大樓的外牆也被薰黑了，這座兩層樓房應該就是起火點。噴水已經停止，火勢多半已被撲滅。

她低頭看一下手中的住址，心裡忖度著，估計還要走一段，還好並不是在這邊，她鬆了一口氣。

走了二十分鐘之後，她找到母親的住處。

母親住在一樓，沒有屋簷。有個好看的女人靠在門邊抽著煙，直盯著外面的街景。她看到明琦走過來，稍讓出一點空隙讓明琦進門，那女人轉頭喊了母親的名字。

屋子很長，她進屋直走到盡頭，再拉開褪色的木門進去，裡面很暗，天花板上懸著電燈泡，牆邊一個貼著瓷磚的水槽，母親正在水龍頭下洗幾個蘋果。

聽到腳步聲，母親猛一回頭，還滴著水珠的手臂上赫然出現幾個鮮紅的燙印，有幾處血管都鮮明浮凸，甚是嚇人。

「我在火鍋店工作。」許是感覺到明琦的眼神，母親平靜的解釋，一邊若無其事地舉起手臂讓她看清楚，然後轉身開始為她削起蘋果。

廚房很暗，母親俐落的在水槽削皮的背影如此熟悉，兩人不說話也覺心安。其實母親的委屈明琦也能理解，黑暗一點點增加，一種輕輕的擺盪淹上她的心裡，她想對母親說些甚麼，但到底也無法說個明白。彷彿凍結的時間裡，明琦想起父親粗暴的語氣，舉起又放下的拳頭……。

望著母親手臂的燙傷，她忍不住一一複習著過去幾個險惡的瞬間。

雖然不說話，但在黑暗中她們母女有一種無言的會心。

「妳來跟媽媽一起住吧。」母親突然回頭說。

母親在簡陋的廚房為她做了飯，食材是從火鍋店帶回來的。

剛在門口的女人進房來扳開折疊桌，然後出去。母親將幾盤菜端進來放在桌上，碗筷擺好。

不久，那女人又進來，放了一袋塑膠袋在桌上，裡面有幾包零食餅乾和一罐汽水，罐身還凝著冰霧，顯然是剛買回來的。

母親為明琦倒汽水，一串串細碎凌亂的氣泡在杯子裡湧上來。

「叫阿姨，王阿姨。」母親為她介紹。

明琦打量著母親的房間，一些衣物和瑣碎的生活用品擺得凌亂，想見生活的匆忙，房間很小，地上擺著兩雙女人的拖鞋。

母親把窗子打開，風吹進來將窗簾捲得翻飛，映在人臉上，一明一暗，光彩往來，母女兩人臉上也彷彿有了表情。明琦這才看清楚母親的臉，母親臉色雖然略顯疲憊，但整個人顯得清明，神情坦然。

她們三人一起吃飯。王阿姨細心為母親添菜挑魚刺，她幫母親挑掉雞骨頭，幫她先吃掉肥的部分，青菜也只挑嫩葉給母親，然後自己吃掉菜梗，兩人在飯桌上來回，有一種輕輕的親暱。

「媽，跟我回家吧。」明琦忍不住說。

「我再想想。來，妳多吃菜。」母親語氣平淡，臉上沒有表情。

臨上車前，明琦默默地從母親手中接過零用錢。

母親道別時只叮嚀她別讓父親知道，其餘的並無多說。

回到家後，父親已經回來，有人送他一大包剛挖出土的花生，父親說要煮花生仁湯來喝。兩人剝著花生殼和皮膜，她剝得指甲底下隱隱的酸脹，因著剛見過母親，她心中莫名的亂，所以特別認真剝花生，試著讓自己平靜下來。



最後的花生湯還蠻好喝的。

隔天父親回來說，原來花生要先泡過熱水，皮膜就會好剝很多。

「真不好意思喔，我真笨，讓妳撥得指甲疼。」

父親微笑的臉看起來皺巴巴的，滿是歉意。

母親離家快一年，明琦覺得家裡好像有甚麼凍著的，慢慢消融瓦解，在父親剛剛那個抱歉的笑容裡，她對父親重新有了一種奇特的瞭解。

她又去找了母親一次。

母親和王阿姨為她張羅些吃的，王阿姨一直跟在母親身邊，片刻不離。明琦總覺無法與母親真正談上甚麼話，人是見著了，又像沒真的見到。一直到要離開了，母親才說要送她到站牌等車。

母親在路上說，父親的錢她大部分都還留在身邊。

「我只有一嚥一花了一點，要租房子。」因著羞愧，母親小小聲地說。

明琦一時分不出對錯，只先沉默。街道喧囂，彷彿是她心中的回聲。

母親說王阿姨是她小學同學，也是鄰居，王阿姨的婚姻也不順利。

在公車站牌附近，明琦鼓起勇氣，再次懇求母親回家。

「我現在這樣，過得比較好。」母親的手在裙邊摩娑著，話說得明白。

母女間隔著一段沉默。

她們站在黃昏的櫥窗前。明琦看著兩人的身影映在玻璃裏，她們身後隱約現出這個城市的夜，太陽已經西沉，但街燈尚未亮起，母親的半邊臉與頭髮裏映射著兩三道白日餘光，她臉上的表

情模糊，看不出她真實的想法，但彷彿有一種幽微的擺盪，可能母親自己也沒發現吧。

明琦正想要開口說話時，公車來了。母親催促著她上了車。

日落那麼快，黃昏只是一剎那。公車啟動，她再回頭，母親的背影已經消失無蹤。

明琦回到林園，月亮已經出來。月色青溶溶的，她越走，月亮越白，她越走越覺得月亮就在前方不遠處，但等她真的走到了，月亮便移得更遠一點。



與母親見面一個月後，趁著去市區補習，明琦再去找母親。來應門的房東說，母親她們已經搬走了，沒有留下任何訊息。

那個房東冷漠的催她快離開。

她感到憤怒，但腳步如鉛沉重，無法馬上離開。

就在她黯然回頭時，赫然迎上前的是穿著便服的父親。

父親用熱切的眼神詢問，明琦直覺地搖搖頭，隨即感到一種難喻的心虛，她心裏被重重捶了一下，彷彿是自己的秘密被當場戳破似的。

「她們已經不住這裡了。」她小小聲的說，害怕父親進一步問。

父親本來興奮的臉上露出一種複雜的表情，失望裡還藏著別的甚麼，就像在清洗傷口，雖只是一兩滴消毒水，但也是痛的。

兩人並肩走出巷子，父親並沒有問她為什麼知道要來這裡。好像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在他們父女之間擺盪，一種深刻的共振。



天灰灰的，忽然下起幾滴雨。父親脫了夾克遮蓋在她的頭上，兩人開始小跑步到站牌。

才剛上車坐下，天空就下起大雨來了。

鹽埕附近到處塞車，路面低處汪著水，雨點下在水窪上，敲出一圈一圈水波。雨裡的黃昏，有些暖暖的淒涼，也有些涼涼的溫暖。她覺得自己就像這些塞在路上的車，在原地轉來轉去，但一時轉不出去，又像經歷過一個昏暗的夢境，夢裡她覺得自己都明白，但原來都是不算數的。

她心底湧起一種疲憊的徒勞感。

父親上車便閉目養神，窗外的街燈一路橫過父親的身體，一道道陰影在他臉上刻劃著深深的皺紋，讓他的臉色顯得異常憔悴。

紅燈。她出神地望著雨水從路邊的鐵皮屋頂上滴流，不多時，就在屋簷上掛上一張厚厚的水簾，整片掩蓋住屋裡的動靜。

車出了市區。天空隱去最後一抹灰光，黑幕落下，夜隨著雨滴，一點一點地深下去。她用手指輕貼著車窗玻璃，雨滴一落在車窗上就化成行，成了水，遠處萬家燈火的流動與閃爍，讓窗玻璃瞬間變得斑駁起來了。

高雄這麼大又這麼小，林園和鹽埕不過隔著幾條路，但彷彿就是另一個世界了。

她手裡還抱著剛剛補習班發的作業。每次寫測驗卷時，筆尖沙沙的聲音總讓她感覺特別平靜。在試卷上，一切都有解，一題解完再一題，這種輕薄的成就感稀釋了她對大人世界的困惑與無奈。

過了擁擠的小港就是林園，今天的林園看起來比平日小得多，但是這裡是她唯一真實的世界。

母親離開一年半後，明琦考上第一志願的女中，父親非常高興，一種新的光輝暫時安慰了這個孤單的家。

不知為何，僅僅只過了一年半，明琦覺得自己長大很多。新學校班上有幾個女生待她特別，是女生之間極細膩幽微的那種好。她一開始受寵若驚，繼之感覺到那甜裡的憂傷—她想起母親和王阿姨。

就在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有個颱風即將掃過高雄。

那天是週三，下午起便有風，但雨未下，學校很準時放學。

明琦下車後，快步往家的方向走。天氣不好時，林園附近的煙囪特別有一種龐大的存在感，沉重的壓迫著來往的行人。

她剛轉進巷子，遠遠就看見父親，他臉色凝重，已換上便服，準備出門。她警覺到一定是跟母親有關，快步走到父親身邊。

「妳母親出事了，說是刺傷那個女人的先生，傷勢嚴重，現在三個人都在楠梓的派出所，我要趕快去幫她。」父親語速急迫但交待得很清楚。

明琦執意要跟，書包一丟，還穿著制服便坐上機車後座，不肯下來。

「那妳要保持安靜，在一邊坐著就好，媽媽犯的是傷害罪，沒那麼快解決。」父親先叮囑她。

父親放了兩件雨衣在機車上，然後他們父女馬上出發。

天氣一開始只是雲的變化。天空的東南方先暗下來，整座園區陰沉沉的。然後烏雲從北方湧來，園區裡巨大的起重機和黑乎乎的鷹架愈顯龐然，像是對灰沉沉的空氣發出隱約的憤懣聲，一些黑色的暈圈在煙囪四周的天空聚攏。

他們騎到左營附近便下起大雨，兩人手忙腳亂穿上雨衣。過了左營，雨勢瞬間炸裂開來，粗大的水粒狂亂砸來，逕自在雨衣



上迸裂。周身劈劈啪啪聲，視線模糊，不知雨打在何處，但像炒豆子，翻滾蹦跳，駭人的喧囂。

不久就到了楠梓，他們在派出所屋簷下脫掉雨衣，兩人都狼狽，明琦用手幫父親順了順髮。

他們還在外面就聽到有男人的吼叫聲。

一踏進到派出所，那吼叫的男人轉頭看到穿著校服的明琦，頓時愣住，人聲停頓，大家的眼光都朝著他們父女看。

明琦馬上發現母親。

母親站著，用求救的眼神朝著父親望過來，她受到驚嚇的臉蒼白異常，臉頰有明顯淚痕。在母親身後的王阿姨則被扣著手銬，坐在一旁。吼叫的男人應該就是王阿姨的先生，他身材高大但皮膚皺縮，身上一件邋裡邋遢的米色上衣過於寬大，兩個口袋鼓脹，鬆垮的垂在雙肩上，他的右邊衣袖被剪開，有一道圈得厚厚的包紮繃帶，手掌上也有包紮好的傷。

原來並不是母親發生事情，刺傷人的是王阿姨。

那天王阿姨的丈夫找到她們，硬要把王阿姨帶走，拉扯之中，王阿姨用水果刀先是刺傷她丈夫的手臂，又繼續刺傷他的手掌。

據她丈夫陳述說現場血跡斑斑。

「她就是想要我死的意思！」那男人拔聲怒吼，轉身作勢要打王阿姨，但隨即被父親出手攔住。

「我跟你談一下。」父親拿出證件證明身分。

「她是我太太。」父親指著母親說。

那男人先是一愣，突然冷靜下來。

「妳去外面等，我處理一下事情。」父親轉身跟明琦說。

明琦臨走前望向母親，母親正低頭安撫著王阿姨，沒有注意到她，她只好默默走出派出所，站在屋簷下等著。

天慢慢暗下來了，雨已經停了。颶風來去匆匆，彷彿是惡作劇一場，只為擾亂他們父女。風吹動樹葉，有點寒氣漫開。

站在屋簷下，明琦一直想著剛剛母親在裡面對自己的無視。她站著動也不動，彷彿是一塊岩石，她感覺有一種銳利的，粗糙的甚麼，正不斷用力刮磨著她的心，幾乎要擦竄出火焰，這讓她的頭開始發燙。

彷彿錯覺，她聞到身邊有種燃燒的氣味，一種焦臭。

約莫一個多小時後，父親疲倦的步出派出所，向明琦走來。

「沒事了，那個男的願意放棄提告。」父親說今天跟人換班，要趕回去上班，剩下的事，母親他們自己處理。

不久，母親與王阿姨一起出現，她走過來懷著感激的眼神向父親表達謝意，同時用手輕輕摸了一下明琦的肩膀。

「那我先走了，我再打電話給你。」母親再次對父親點頭致謝，然後和王阿姨互相攙扶著離去。黑暗中，明琦看到母親她們頭上有一小群蚊蚋跟著，在路燈下非常清楚。

父親並沒有追上去。

他們離開派出所的時候，路燈都已經亮起。

「爸爸真的對媽媽很不好嗎？有像那個男人那樣嗎？」騎了一段路，父親在黑暗中問。

明琦先是點頭，但又隨即搖頭，但在前面騎車的父親並沒有看到。

兩人有一段長長的沉默。

「如果，我是說，嗯，如果的話——」父親有點語無倫次，他似乎有新的想法，但仍猶豫不決，沉重的氛圍悄悄籠罩下來。

但明琦知道他在說什麼。車子明明是向前走，但父親卻不斷的回頭望。



「嗯，嗯，媽媽跟那個阿姨，好像，好像—」父親似乎在找一個比較適當的說法，迎著風，一切聲音變得含糊。

「爸，先專心騎車，我今天作業很多啊—」明琦感覺到自己對父親說話的語氣異乎尋常的柔軟，連她自己也想不到。她雙手抱緊父親。

父親沒再說話，開始專心騎車，機車的引擎低吼，但後座的明琦覺得非常安靜，身邊輕呼的風聲彷彿是寂靜的回答。

兩邊路燈昏暗，父親的遠光燈在前方照出一個弧形的光，小小的亮，但那已經是父親這輛老機車最大的極限。

快回到林園時，月亮從東邊出來了，接近圓滿，薄薄一枚，但在暗極的天空中顯得特別亮。風忽然變強，一陣一陣，水氣濃稠，空氣沉甸甸的。

上班時間就快到了，父親騎得飛快，明琦將父親抱得更緊了。

父親回到家幫她張羅些吃的，便穿上制服去上班了。

晚上明琦自己一人在家，她伏案趕著作業，直至夜深。黎明之際，她再度醒來，黑夜寂靜無聲，她坐在床上，凝神傾聽那一片寧靜。就連蟬也停止了叫聲，只有清風吹拂過外面牆邊上榕樹樹梢發出的聲音，微弱到幾乎聽不見，她蜷起身子再次睡著。

那之後，母親常常打電話回家，都是父親接的，內容多半是關於王阿姨與她丈夫糾紛的後續處理，父親很有耐心，將法律一一解釋給母親聽。

明琦已不再主動去找母親了。

在她心裡，有些甚麼沉下去，有些甚麼浮起來，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



母親離家出走已經快滿三年。

暑假開始的時候，父親帶明琦去找母親。

他們父女沿著地址在旗津中洲一帶的巷弄找著，父親說那是很老的房子。

「妳媽說房租很便宜。」父親現在已能好好跟母親說話了。

因為有住址，他們也不急，兩人一前一後，慢慢走著。

村頭廟埕正上演的野臺戲接近尾聲，緊鑼密鼓在午後如突來陣雨般急咚咚的響。臺上演的，到最後都是喜劇吧，明琦想。別人的掙扎與歡喜，無論如何看起來都很簡單。

巷子的地面散發出一股潮濕與發霉的氣味，明琦走了幾步，差點滑倒，父親順手將她拉住。一方被踩得凹凸不平的石板地上不但長滿青苔，還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濕泥土。

大海就在他們身後不遠，但他們聽不到浪聲。

四下無人，非常安靜，但明琦總感覺耳邊有一種喧囂已經悄然而入。

「小琦！小琦！在這邊。」他們一轉身，便看到母親在不遠處揮手。

「我們大人先處理一下事情。」父親要明琦在外面等。

不知為何，也許是意識到她長大了，近來父親似乎特別不想讓明琦聽到不好聽的，這是父親的溫柔，她也能理解。

若以前父親也能這樣對母親就好了，有時她不免會這樣想。

等得久了，明琦擦了擦手臂上的汗，悶熱的午後，但背部淌下的汗水卻很冰，她覺得有點冷。

母親住的這裡是一座小土地公廟前方，午後，不遠處的潮水波光激盪，這邊卻如同暗影般寂靜。



旗津的空氣中有一種淡淡的海腥味，剛剛來時明明離海那麼近，明琦與父親也沒心情看。她無聊的踢著小石頭玩，抬頭看才發現隔壁三合院門口有幾個深褐色水甕，正中央繪有白蛇圖案，蛇身捲曲呈S字形，漆得太白，蛇身像是要從深色的甕身浮飛出來似的，看起來有種難言的詭異。

但望著久了，也不覺奇怪。明琦突然想起家裡客廳壁紙隱蔽處的一塊陳年污垢，似乎也是如此。也許一件東西只要看得夠多遍，就自然能視而不見了。

不知過了多久，父親突然出來喚她。

「來跟妳媽說說話。」父親招手要明琦進去。

客廳狹窄，三人圍著一個小小的茶几坐下，空間顯得略為侷促。

他們一家三口已經好幾年沒有同在一起。母親張羅了一些點心，但有一種難言的生疏與尷尬擺盪在他們之間，沒有人動手拿來吃。

母親神情溫柔地看著明琦，但她現在覺得母親看起來非常陌生，她想起上次在派出所分開時的情景。她低下頭，掠過母親的眼光，同時，她也發現桌上擺著一張父母親都已簽名的離婚證書。

她環顧屋內，五斗櫃上擺著幾張母親和王阿姨的合照，各個年紀都有，想來她們一直都有保持聯絡，照片裡的兩人看起來都開心。明琦想起家裡的每一張全家福照片，母親都從未笑得如此舒心。

彷彿真正放下心來，母親說話口氣像對老朋友一樣自然，她說她們現在在一家餐廳上班，是王阿姨的朋友開的，王阿姨也已經離婚了。

「餐廳的菜很好吃，你們可以來。」母親遞了一張名片給父親。

父親接過名片，直接放進口袋。

然後又是半晌沉默。單單是沉默，並沒有在等待甚麼。

所有的猶疑擺盪似乎都已經結束，那些奄奄一息的也已斷然停歇。不知怎地，雖然覺得遺憾，但明琦心裡感到平靜。

「對不起，嗯，也謝謝你。」母親的聲音突然略帶哭腔。

「那妳們以後好好過，我們也會好好過。」父親霍然站起身。

「妳以後可以常打電話回家，嗯，我是說打給小琦。」

父親說完就往外走，明琦緊跟在父親後面。

母親送他們出門，說自己過一陣子會回去林園看他們。

他們三人簡單道別。

他們父女兩人朝著渡輪碼頭慢慢地走過去，父親牽著車但沒發動。他們在路邊合吃了一盤水果切盤，父親說母親工作的餐廳應該就在對面那一排吧。

他們吃完水果，父親還買了一瓶彈珠汽水給明琦，然後他們連人帶車一起搭上渡輪。

天氣很好，從渡輪往外海看，白熾的陽光被海洋濾成溫暖的金黃色，美麗的湧動，有一種恍惚的不真實感。渡輪冒著煙，引擎撲撲撲響，海風中有淡淡的柴油味。

父親指著對岸為她解釋一些地標，明琦認真聽著，他們站著一起，望向同一個遠方。

對岸很快就到了。

渡輪慢慢減速，調整方向對準碼頭，亮晃晃的日光泛上甲板，渡輪上每個人臉上都晶亮亮的看著前方。

潮水的擺盪即將停止，船，就這樣靠岸了。



小說組 高雄獎

〈擺盪〉評語

陳素芳

日夜加班的警察父親，嚴肅且脾氣暴躁，從不訴苦的母親對他能忍就忍，就讀國中的女兒明琦則是能閃就閃，家裡凝重的氣氛猶如附近的空氣，浮動著牆一樣半透明的塵灰色。因為母親無預警離家出走，開啟了明琦擺盪的成長之旅，惆悵而孤寂。

全文以少女明琦的觀點敘述，隨著母親出走移動的路線：鹽埕，楠梓，旗津到林園的住家，明琦的情感在與父母漸行漸遠和慢慢靠近之間徘徊，過去與母親的疏離，對父親的畏懼，開始起了轉變。

作者寫來節制流暢，他巧妙鋪陳外在場景與主角內心對照，不論生活場景或情節的推進都錯落有致。全文以明琦沿路看著父親背影準備一起與母親見面始，到終章父女合吃一盤水果盤再搭渡輪回家，在遺憾中各自靠岸。



小說組 優選獎

變漁

汪恩度



汪恩度



簡歷

筆名浮火，偶爾在網路連載小說，目前經營個人社群（BoundlessFire）。

出版有：《北投機車快遞》、《神咒》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與辛苦的主辦單位。

也謝謝文昌，在我迷茫的時候給我笑杯。

也謝謝我的鍵盤，在打字的時候沒有壞掉。

也謝謝我喝水的杯子，直到我小說寫完才破掉。

變漁

張金榮放眼望去，前方什麼都沒有。迎面的海風將皮膚吹得刺痛，伴隨著一種血液凝結的錯覺。冷意沿指尖向上爬行，就像是除去不掉的藤蔓，緊緊纏繞住他的身體，直到他連呼吸都隨之變慢，最中心處如同凝結般冰冷，這趟航行也到達了回程的時候。

他們出港時是一片漆黑的夜色，月亮掛在天空最上端，柔和的光將那些碎浪鋪開的紋路都一一鍍亮，也將船隻航行的軌跡暈染成一條銀色的長帶，用作指引他們回家的道路，只要跟隨著那條不會消失的銀帶，他們就能夠順利回到岸上。

張金榮站在甲板上，遠處的對岸壟罩在濃霧中，那些縮小的建築物都彷彿飄浮在雲端之上，曲折的海岸也融為一片模糊的色塊。

在海上時，他偶爾會疑惑自己要回去的地方究竟是哪裡？是那個遙遠得看不清楚的地方？還是這片波濤起伏，承載著自己搖蕩的海？沒有人可以回答他的困惑。只有月光依舊為他指引方向，鋪出銀白色的光道，連結著他與岸邊，彷彿期望著他能夠回到那片土地。

其實比起腳踏實地的陸地，他更喜歡總是飄搖不定的船板。這裡沒有這麼多複雜的耳語，只有海浪的細聲，傳遞著大海想要告訴他的訊息。他會從這些來自遠方的消息中，推知大海的心情與變化，追尋到那些順著洋流來到島嶼四周的魚群，用以判斷出海的時候。

他也已經習慣與多數人不同作息。追隨盈虧的月光與來回的海流，在人們熟睡時醒來，黑夜是一天的開始，以那片輕薄的陰影覆蓋住自己，將他的面孔與一切特徵都抹除，令他與每個站在



甲板上忙碌的人同樣，沒有分別，也不需要分別；而從初升起逐漸轉為大亮的天空，則更多時候是催促他們休息的徵兆。

偶爾，為了應付漁船上的突發狀況，他也會無視於身體的疲累，及種種催促他休息的跡象，只為了等待那些豐美的漁獲，只要漁船滿載，岸上的家人就能夠美滿的生活。

張金榮曾經是以這樣的目標，努力撐過了那些年頭，記不清楚自己一年能與家人相聚多久，說上多少話，可他卻清晰的記憶著自己每一次出船回港的漁獲數量，記著當那些漁獲被卸下船，抬進魚市拍賣時，那些嘈雜的叫賣聲。那都是他付出了青春，在海上用汗和淚換來，用以餵養名為家的餌料。

行進到一半的船已看不見剛才捕魚的那片海，也看不見岸邊用以接納魚貨的港灣，放眼望去四下皆茫。太陽升起後那條由月光構築，通向家的道標緩慢地消失。迎著海風的吹拂，即使他拉緊外衣，仍無法阻止自己核心的冷意失控生長，直到降至與這一片海同溫。

規律海風中出現不同於平常的低語，那是他十分熟悉，出現頻率僅次於海浪的聲音。

「今年很不尋常，魚又更少了。」不知何時也來到了甲板上的林永福說。

他與林永福認識多年，只要臨時被徵招出海大多都是由他駕駛船隻，找到適合下網的漁場，再由張金榮與其他漁船共同作業下網、收網，等待著將海裡最新鮮的魚隻送回港邊，賣得一個好價錢。

船行進在平靜延伸的海面，每前進一些就能見到更多不同的色塊，總是被人們形容為蔚藍的大海，在此刻看來帶著一點黯淡的墨綠色，有些區域則的顏色則是暗沉的灰褐色。

張金榮與林永福的視線膠著在那一處明顯與其他地方有著色

差的海域。他相信兩人心中所想到的事情也許都是相通的，那片在海上出現的陌生顏色，也許正是今年不同於以往的原因，只是他們誰也沒有把心底真正的話說出口。

倒是林永福總結一樣的說：「魚越來越難抓了，以後的子孫說不定都吃不到了。」

他側頭看了林永福一眼，對他提及的標的並不感興趣，那些話語彷彿離自己很遠很遠，當人們第一次發現大海原來也會枯竭的那年，他的「家」就在劇烈的衝擊之中破敗。

「那漁民不是會先餓死？」

林永福爽朗的笑聲迴盪在甲板，「不要怕啦。我們已經看不到那個時候了。」

張金榮不明白自己說的話究竟哪裡好笑，等他的目光移至對方臉上時，才發現那張與自己相仿，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臉上並沒有在笑。那原本聽來像是笑聲的音調也在一瞬間變卦，成了某種像是喘息的急促氣音。

他們的對話沒有延續下去，也許是這個話題早在群體中流傳過無數遍，再也沒有任何有新意或者可能的答案。

林永福又回到了船艙裡，淪陷在迷霧中的港口也隨著船逐步靠近，顯現出形狀，一艘艘的船隻停棲在港灣之中隨浪搖擺，其中有幾艘也是剛回港的漁船，正在港邊卸魚貨。

雖然他們的距離仍無法搆到岸邊的土地，也看不清那些晃動的人影，但是從卸貨的人數以及吆喝的音量，他能夠敏銳的感覺出那艘漁船跟他們興許是同病相憐，那麼大艘的船開出去，卻只比他們多帶回一點魚獲。

今年很不尋常。林永福的話再度出現在他耳邊。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這句話彷彿成了萬用的解答。舉凡捕不到魚的時，漁獲量稀少時，又或者滿載了一船魚，體型卻都偏



小時，他們都會自然而然的說出這句話。

也許人們說的話都是真的，畢竟每個人經驗都不可揣測，今年與明年自然亦不可能相同。只是當「不尋常」在各範圍頻繁出沒時，他不禁想要問：怎麼樣才是尋常呢？

港邊的船終於卸完漁貨，林永福的船也駛進港灣停靠。當他一腳踏上岸邊，踩踏到那既不搖晃，也並非如船板一般，下方空洞的實地時，身體的骨頭都在瞬間被那一腳踏出去反彈的力道劇烈震動，彷彿替代了失去的海浪與搖晃，他整個人從接觸到陸地的那一點開始晃蕩起來。他也因為這未預期的不穩僵在了原地，被隨後下船的林永福拍了拍肩膀。

「你怎麼了？幹嘛停在這裡？有什麼問題嗎？」

張金榮搖了搖頭，無法解釋自己這些反常的行為。當林永福的手拍上他肩膀，瞬間那些遺留的晃蕩都彷彿被拍散，只剩下一點微微的暈眩，是身體還習慣著跟隨海潮律動的後遺症。

為了不讓自己顯得太過怪異，他指著另艘船卸貨後擺放在港口的魚獲，「今年的鯖魚是不是比較小？」

林永福順著他的目光看去，「正常差不多這時候可以補到比較大尾的了，但是今年到現在都沒看見。」他以手比劃著，說一說卻突然停頓下來，「不過我們連一尾都沒補到，更慘。」說完，又像在船上時那樣，哈哈的笑起來，而人也隨著笑聲，離開了張金榮的視線。

張金榮注目著那個緩緩離去的背影，雖然仍不理解那陣笑聲的含意，也不知該做出什麼反應。

日頭高高的掛在天上，將月色的遺跡驅逐，暈染在海面上的花紋已經全數消失，日光清楚的照現出了一次次浪湧的高低起伏，水花輕柔搖晃著船隻，打上水泥的港灣。

這片泊船的水域，將那些激流與大浪都隔絕在外，海水帶著

一種寧靜且淺淡的綠色，水面漂浮著色彩不一的垃圾與油汙，那些都是從前記憶中沒有的。

原來不僅只是魚汛改變了，海與人都變了。



每一年的冬至前後十天，烏魚就會順著親潮，自北方向南洄游，來到臺灣附近的海域產卵。那幾天也是漁家的大日子，人們無不摩拳擦掌等待著順流而來的烏魚。他們會檢修船隻與裝備，確定漁網沒有破洞且被精心養護過，然後大家一起守在收音機前，等待著水產實驗所通過電臺向大家昭告「出發！」的信號，正式拉開這場捕烏魚的慶典。

那是一陣熱鬧的日子，漁船破浪在海上搖擺，他們就站在甲板上，第一線直面著海。面前是一片海天交接的景色，看不見盡頭，也沒有邊界，停泊在港口顯得壅擠的大船到了這裡，都成為一片片輕薄的小葉，隨著起伏的風浪飄盪，一次次的被洶湧的大海與魚潮衝開。

集結在海面下的烏魚上下迴旋游竄，將平靜的海面攪動的如同沸水蒸騰般，他們爭相游動濺起的水花散逸在空氣中，形成薄薄一層霧氣，折射陽光的水珠偶爾會散炫出七彩的霓光，只在那些烏魚集結的範圍凝聚，如同一道開啟的門扉，又或者是某種封印的結界，成千上萬的烏魚在水中掙動，更有許多烏魚被下方的魚群向上頂起，萬頭鑽動著，彷彿一股洶湧翻騰的黑氣，氣勢萬鈞的朝向他們而來。

那是他第一次見到長輩口中的「結柱」。從前漁民間盛傳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不能下網捕烏魚，因為船的力量太小，很容易被集結的烏魚掀翻，或者撐破魚網，反而得不償失。



但是隨時代演進的船隻以及魚網都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脆弱，他們開著船出來，為的就是這一刻。

各艘船上的人們手腳俐落的守住各自的崗位，朝著烏魚集結的區域與周邊，下網圍捕。

銀色的網進到海中，就像是化開了一樣，沒有半點痕跡，只剩下標示用的浮標，每間隔一段距離出沒在水面上。

成群的烏魚進入了網中，即使他無法及時看見水面下的情況，也能從海面上更為激烈的水花中，感覺出這些渴望回到出生地產卵的烏魚，對繁衍與生的執著。

機械的力量拖著魚網，所輸出的每一分力量都是烏魚生命的重量。他們也渴望著生，仰賴著這每年如同約定般信守而至的烏魚，獲得全家的溫飽。

一尾尾的銀黑色的烏魚順著網目被拉至船上，那之中還有些頑強的魚體，掙脫了束縛，鮮血沿著牠身上被切割出的細小裂口迸出，豐美的身體順著拉拽的方向落在甲板上，兀自的掙扎。

血因為魚尾拍打船板而反覆噴濺，染上了他們的腳，也將許多地方抹上喜慶的印記。熱烈的氣氛中，沒有人注意到那一陣陣反覆拍打船板的聲響成為了一種節奏，牽引著他們作業的速度與高昂情緒。

很快，一尾尾如砲彈的烏魚就淹滿了甲板。他們通通被困在了不屬於牠們的世界中，只有激烈開闢、翻出的鮮紅色鰓蓋表現著他們求生的本能。

當他回神去看時，最初那尾在甲板上不斷跳動的烏魚早已靜止，現場無一人發現那激烈的拍打聲是何時停止的，人們只是看著這滿船的烏金，興奮的處理起那些捕撈上來的魚身。

海裡的烏魚仍在跳躍，即使已經收過一次網，牠們的數量看來並未減少太多，濺起的水花也持續形成水霧，隔著那層朦朧如

覆蓋紗網的霧，他看見了模糊的船影，光透過水氣折射，將影像扭曲，使那艘船彷彿來自異度空間的幻象。

討海的男兒，並不在乎太多禁忌，他們更在乎的是出船的漁獲豐沛與否，是否能帶來一筆足以應付生活的收入。所以即便那艘船真的來自於未明的世界，他們也願意捍衛自己的漁場，與之相抗。

「有對岸的漁船！」不知是誰出聲喊，聲音帶著一點驚訝與不滿。

船上的其他人因為喊聲紛紛看向水霧中的船隻，在對方撒網落海的那一霎那，水霧被吹散，露出他們船身上筆劃簡單的文字，是中國的船隻。

所有船員一瞬間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們每一個人都張著嘴，七嘴八舌的說，但是海上的風浪太大，聲音很快就被吞沒。

只有從駕駛艙出來的船長，聲音順著海風遠遠的送了出去。

「這裡是我們的海域，你們過界了！」

收網濺起的水霧再度補起了那個短暫缺失的開口，不僅影像不得再自另一邊傳來，連他們的聲音也彷彿被厚厚的水氣擋住，怎麼也無法令那艘撈過了界的漁船離開。

連續多次的撒網，烏魚群的密度減小，被推擠至海面的魚也得以順利下潛繼續牠們的洄游，動盪的海面逐漸平息下來，那些密密麻麻的黑影隨之散開。

東北季風巡過海面，在行徑船與船相距的空間時呼呼的響，將那些水霧吹散。隨風而至的還有一頭高過一頭的大浪，浪花將小船高高舉起，就像是乘坐雲霄飛車一樣，所有人都被嚇得心跳漏一拍，一直到擺盪的船身再次被浪重重摔下，風聲中傳來船長的聲音。

「先回港去，把漁獲卸下來，等天氣好一點再出來。」



風浪還在持續著，人們無不壓低重心，緊靠著船身與甲板，以乞求在浪襲中穩住身形。小船老舊的引擎賣力的嘶吼，以最高的節速在逆風的海上航行，將那些來襲的浪都劈開，即使小船一次次在浪花中沉浮，也始終穩住船身，狼狽的朝著港邊回航。

他們不僅必須回港避開風浪，還須趁著新鮮將最好的漁獲運至市場，等待拍賣員叫賣，作為他們這段時間辛勞的報酬。

然而隨著他們一點點離開那片烏魚洄游的海域，他似乎看見了其他更多，不同於他們的大船，趨向那片海域。

即使風浪大得驚人，隨後趕到海上的船如同一隊有組織的艦艇，毫不畏懼的排開一列整齊的陣型，很快包圍起那些剩餘逃竄的烏魚。從他的距離看不出他們是否下網了，只能看見那些巨大的船身搖搖晃晃的移動，隨著兩方逐漸拉開的距離，縮成螞蟻一樣的小黑點，最終消失在海面上。

他隱約聽見不知道是誰憤怒的咒罵著過界的漁船，但船上的引擎與風聲太大，將人的聲音切碎、混淆。當他四處張望想尋找這個說話的人時，周圍已然陷入了沉默，除了那些司空見慣的背景音，再也沒有人說話。

風浪稍稍平歇時，有人去整理那些堆積的烏魚，追趕著時間想在抵達漁港前將漁獲處理好。

不復先前洶湧的波濤，此刻的海面蔚藍、閃亮，有著白色如雲的紋理，他們就像是身處於高遠天幕中的候鳥，維持著兩點一線的模式，歸心似箭的返回那片陸地。

那年是他第一次出海捕烏魚，也是他第一次看見非臺灣的漁船。那年，報章雜誌上滿滿的刊登著他們回港後，帶回數量龐大的烏魚，與船長因豐收而笑著臉龐。

而無數篇的報導，無一篇提及那些撈過界的漁船。那時的魚多得像雨，向海中撒網就如同撈錢，滿滿一網都是清脆的銅板

聲，人們的眼中也映著海上那些閃閃發光的漁火，亮出比星星還熾盛的光明。

報導被他仔細的剪下，保存在那本泛黃的剪貼簿中。後來忘了是哪年的大掃除，他曾翻開那本泛黃的簿子，報導中的照片被蛀蟲咬出了洞，以至於那張應該是笑著的面孔，變得一片模糊，連同一旁的烏魚也僅能看出黑色如枯木的形體。



張金榮從漁港回到家，天色已經臨近黃昏。他下漁船後在街上閒晃了一下，才依依不捨的回到家，想著補點眠，之後還要去其他漁船幫忙。

其實他也有船，只是與他們不同，他的船用來載人，而他們的船則載魚。唯一相同的是這幾年大家的日子都過不太順；自己載不到人，他們載不到魚，半斤八兩。

從海洋回到岸上的身體堆積著疲勞，照理來說是應該休息的時候，他卻反常的沒有睡意。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難得與林永福一同出海捕魚竟然空手而歸，還是因為林永福回港時那不明的笑容，讓他隱隱感到有那裡不對勁。

彷彿遠邊飄來陰翳的雲，下一刻就會颳起風浪。

他最終沒有選擇補眠，打開客廳的電視，試圖擺脫這種不知所以的危機感，豐富的聲光瞬間充斥了安靜的屋內，將那些陳舊的氣息都消除。

「我們受不了！要自殺啦！」

「我們每天在海上，就只是求一個溫飽，現在法規改成這樣是要我們怎麼活？誰能給我們一個公道？」

「我們漁民要把心聲、苦楚，講給政府聽，講給大家知



道！」

張金榮隨意轉到的節目，竟就這麼貼合的吸引了他。他仔細的看著電視畫面，那當中出現了許多老面孔，當然也有陌生的臉龐。唯一相同的是這些人的臉上都有著被風浪侵蝕過的痕跡，一橫一橫的，越過眉間與眼眶，穿過鼻樑與雙頰，只有同樣討海的人能看見，那張磨損了五官，劃花了的臉龐。

電視裡，這些人大聲的說話，每一個人都無比激動，連鏡頭都彷彿被他們震懾，混亂的旋轉。可緊接著畫面切換，換到一個安靜沉穩的聲線，雜亂的背景音消失，連畫面都變成了放鬆安穩的色調，原來是節目主持人說話了。

那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女子，穿著得體乾淨的套裝，臉上掃著淡妝，粉雪般的臉龐，沒有任何傷疤。

「面對海洋資源的枯竭，除了不再繼續恣意的捕撈，管制漁獲總量，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

一直看到現在，他才終於發現電視裡播放的是一檔紀錄節目，探討的主題似乎是海洋資源枯竭，隨著女主持人說完話，電視中的畫面又切到了大海，畫面中一尾尾的鮮魚正從網中被拉起，漁民們的小船搖晃著，無數噴濺起的水珠沾附在鏡頭上。

他突然感覺到索然無味，關掉了電視，空無一人的客廳只剩下他，手中夾著燒到底的香菸，在即將熄滅前傾吐著絲線般的煙，一縷一縷，裊裊盤旋著向上升。那些煙霧碰到了水泥封頂的天花板，立刻向著兩邊散開，最後消失不見。

長期受到煙塵正面碰撞的區域，留下深深淺淺顏色不一的斑塊，如同大大小小的礁石，有些突出在淺灘，有些蟄伏在海面下，是所有討海人夜裡的夢魘。

剛剛節目裡說的：「面對海洋的枯竭……」使他困惑，他不理解為何曾經養活了他半輩子的大海會忽然間就沒有魚了？究竟

是魚不見了，還是他們再也無法傾聽海的聲音，追蹤牠們的行跡了？更令他無法理解的是，那些魚貨入港的畫面，從前總是一幕幕的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報章雜誌、電視新聞，甚至連廣播都能聽見。這座靠海的小島每到烏魚洄游的季節，所有人無不欣喜雀躍，等待著即將到來的豐收。

可是近幾年來，新聞版面不再充滿漁獲豐收的報導，取而代之，更多的重複敘述著：沒有魚了、漁業需要轉型、保護海洋資源等等。

從前那些守著收音機，等待水產實驗所第一時間報導烏魚魚汛的日子好像成了上輩子的事情，或者對飛速前進的社會來說，那確實已經久遠到足以跨越一個世代。現在這輩子的世界充斥著他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陌生的海洋、陌生的規定，還有最多的是……這個逐漸變得陌生又熟悉的職業。

睡意終於濃濃的襲來，快而猛烈的，在他意識到而將手上抽剩的菸按滅後，那雙隨歲月而模糊泛黃的雙眼，就緩緩閉了起來。他感覺身體落入了一片豐沛的水體之中，帶著一種黏稠沉重的感覺，不斷下墜……潛入了深深的海底，那裡一片漆黑，周圍林立著大而硬的礁岩。

他欲隨著水流攀附上那些巨大的礁石，卻發現身體就這樣穿過了它們，才驚覺這些聳立在水底的黑色影子並不礁石，而是一個又一個相連的洞，它們著根在水底，等待著來到這裡找到它們的人。

越過那一片漆黑的通道，他在亮光的另一頭看見那些熟悉的面孔……那是曾經年輕的妻，懷中抱著自己剛出生的兒子。

「你一個人在海上要好好照顧自己，家裡的事情我會處理……」畫面中妻的臉龐逆著朝陽，只剩下一片漆黑的影子。

他記得那是自己頭一次跑船，丟下妻兒，獨自去到那一片未



知的大海。

那個時空裡，遠洋跑船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原本從事近海捕撈的公司無不大量投入人力，就連他周遭的人也如同感染瘟疫一樣，一個傳一個，通通轉跑遠洋船。

幾年離開陸地，回家時賺到一棟房子，或者離岸時身無分文，靠著討海賺來的錢娶了老婆，這種傳聞在當時比比皆是，那樣的風聲最終也傳入了自己的耳裡，勾引了他拋下妻兒，去往那個全然陌生的地方。

他原本以為這都只是暫時的，就像那些風聲描述的，等自己存夠錢，有一艘屬於自己的漁船，這樣的生活就會停止。可以不用再與妻兒聚少離多，也可以作為陸生動物，以符合自己物種的習性的方式，不再窩居在那小小的船艙。

然而他終究是沒有料到，長久的離岸使他的肢體都長出了蹼，不再適應陸地的生活。很長一段時間，他流轉在陸地與大海，就像一個兩生類，哪裡都不是他熟悉的家鄉。

離水太久使他的皮膚乾裂，不夠單純的環境中有太多紛亂的雜音，最終衝潰了他的耳膜。但回到水中後他又想念起岸上那些美麗的色彩，密集流動的人潮，以及每天盼望自己歸來的妻兒。

他的身體穿梭在那些海底的黑洞之中，每一次進入看見的畫面都不同。唯一相同的是那些幽暗通道的彼端都連結著陸地與光，有著足以照亮這片黑暗之處的太陽。

反覆出現在黑洞彼端的妻子隨著他的巡迴，逐漸老去，而她懷中孩子的臉龐卻隨著時間逐漸陌生……終於當他來到一排黑洞的末端，在盡頭的光中看見，他們的臉龐都消失了，只剩下遠天的太陽，以及與自己反向行走的熟悉背影。

他張開口，想使那些眷戀的名字滑過舌尖，卻發現沒有聲音。他是一個害怕陽光的兩生類，炙熱的氣溫使他乾死在陸地，

連聲音都隨著烈日蒸散。

妻與子提著行李的背影縮小在了日出的彼方，去向一個他無法到達的所在。他只能匍匐在地上，企圖以敏感的肌膚去感受他們離開時的震動，令人安心的震動，期望著土地能就此化為浪，將他們的重新推向自己，如同年復一年跑船的日子裡，海潮以熟悉的語言與自己傳遞，將那些魚貨推向自己。

但那一切終究無法實現，他只是一條上岸太久的兩生類，在猛烈的光照下漸漸縮小，蜷曲，直到再沒有人再能夠輕易發現自己，陸地失去了他的足跡，變化的海面卻又無法保留那些船行駛過的痕跡。

張金榮再睜開眼時，天色又已經暗了，月光透過玻璃窗射入屋中，將漂浮的在空氣中的浮塵照亮，閃閃的，如星星。

他從沙發上起身，藉著月光反覆觀看自己的手掌、皮膚。有一種乾燥的刺痛自手背開始蔓延，但指縫與雙腿都並沒有長出薄膜。

今天是滿月，大而圓的，明亮的光更凸顯了那些存在於月球上深淺不一的陰影，像是一張豐滿的女性臉龐，也或者是孩子朝自己大笑時的眉眼唇角。

可他的視力已經退化，混濁的角膜永恆將世界壟罩上一層光暈的白霧，看不清楚那張臉的五官，究竟是誰。



幾天後張金榮再來到漁港時，見到了林永福的船回港，船上載滿漁獲，由幾組工人來回搬運。

「這次收穫不錯唷！」他朝著還站在甲板上的林永福大喊，聲音蓋過了港邊的海聲與嘈雜。



林永福藉著船燈與月光認出了他，臉上微微掛著一個笑容，語氣真實的歡快著。

「貼補一些油錢啦，不然快沒錢發薪水了。」

他們的聲音驚動了夜裡的還未安歇的人，自漁船燈火照亮不到的黑暗中出現一道人影，直直向著林永福的漁船走。直到來到張金榮身邊，他才看清這個自黑暗中出現的人身上背著釣箱，手裡握著釣竿，海風吹來，從他身上飄出一股淡淡的酒氣。

「都是你們，不管魚大小隻，通通直接網起來！魚都給你們抓完了，我們是要釣什麼？」

原本笑著的林永福臉上閃過一絲陰霾，收穫的喜悅瞬間就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破壞。只聽見他宏亮的聲音在夜色裡盪開，連天中央的月娘都因害怕而隱沒，只剩下黯淡的船燈。

「你怎麼不去海上看看，是只有我們在抓嗎？世界各國的船都在補魚，對面的漁船還時不時撈過界，你釣不到魚怎麼不去罵他們？」

這番的辯解並沒有堵上釣客的嘴，反讓他更上前一步，將整個人暴露在燈下，令他們清晰的看見他憤怒的神情。

「要不是你們過度捕撈不愛惜資源，海裡的魚怎麼會越來越少？大家都沒有魚吃了！你們卻只顧著賺錢，整天只知道抗議，就是對你們太好了，一群刁民！」

「不賺錢是要餓死嗎？沒有我們抓魚，你們哪來的魚吃？你們難道都沒有吃魚嗎？魚變少了你還不是照樣在釣魚？你是有多愛惜資源？來找麻煩的是不是？」

他躍下漁船朝著釣客走去。這時一直在旁邊的張金榮才忽然回過神，拉著氣沖沖過來的林永福。

「他喝醉了啦，不要跟他計較。」

林永福沒有回應，臉上有著明顯的憤怒，即使在昏黃燈火的

照耀下，也依舊能夠感覺到那一絲絲從他身上透出的寒氣。

張金榮從未料到林永福會如此激動，以往就連捕不到魚，也僅見他一笑帶過。但此刻他卻彷彿能感受到對方透過肢體傳遞過來的，那些潛藏在憤怒之下，帶著一點哀戚的感覺。

沒有魚了。有誰會比他們更難過呢？然而他們卻不能停止出海，他們的生活與海綁在了一起，沒有海就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在這塊結實的土地上，他們站不穩腳跟，用以立足的雙腳早在長期與海的交互之下，成為了半腿半鰭的東西，成為一種既無法久存於陸地，卻也不夠適應海的生物。

站在自己身邊的林永福也與自己一樣吧？在那些憤怒的情緒背後，包裹住的，也是與自己同樣，徘徊在海與陸地的徬徨吧？

也許是他的攔阻收到了效果，不知名的釣客終於認清了情勢，被酒精麻痺的神智紛紛回籠，發出一聲意味不明的呻吟，轉身離開。

「如果不是你阻止我，早就上去給他一頓粗飽。」

直到人影消失，林永福還是邊說邊揮舞著未與對方短兵交接的肢體，想像著劃破空氣的拳頭打在離去的釣客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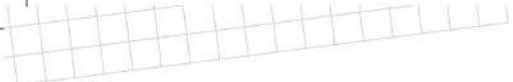
他凝視陷入濃黑色澤的街道，漁港旁即使亮著燈火，也照不亮那些浸泡在夜裡的角落。這一瞬間，他想起自己的夢，如果穿越那些現實中真時存在的黑暗地帶，是否有機回到過去，回到那天自己頭一次跟船出海，還未成為兩棲類的時候。

林永福又繼續咒罵一陣後，隨著魚貨的轉移離開了。這時才正是張金榮上工的時刻，他登上自己那艘花了大半積蓄買來的船，發動引擎點起燈火。

夜裡的燈火不僅吸引魚類聚集，同時也指引著那些追逐魚群的人。

果然，當那些光華鋪開，將四周碧綠的海水都照亮，自己精





心改裝的船就成了這片港灣中最受矚目的存在，如同一件擺放在翡翠玉石上的精緻藝術品，捨去了海上作業必須的撈網與器械，增添寬大的空間、廁所與休息倉，這一艘嶄新的船是為了載人而存在的。

被吸引而來的人們發出歡快的聲音，飽含期待與雀躍，就像是漁民們偶爾哼唱的漁歌。

「船長有沒有保證大咬？」上船的人們這麼說。

張金榮卻只能擠出一個勉強的笑容，他不太擅長應付這種情況，這些年被海浪反覆搖晃的日子裡，已經將陸上的語言沖刷褪色，只留下淺淺的印子，以及破碎的殘骸。

「包在我身上，保證讓你們享受不停拉竿的快感！」

即便他試圖運用著所有已知的詞彙，與後天學習的知識，以同樣歡快的語調說出這段話，做出人們印象中爽朗好相處的形象，但是那揮之不去的怪異感卻始終如同一塊隱約的暗礁，只等待著一個機會，就會將他辛苦積蓄買下的船底開出一個巨大的黑洞。

於是即使是實心的地面或者是穩固的平地，他也總是前進得小心翼翼，深怕一不小心就可能觸礁。

漁獲減少後，他選擇了與所有人不同的道路，轉作了觀光漁業。然而他低估了轉行的難度，就像被所有人拋棄在身後一樣，一竅不通的他並沒有在這裡找回從前的榮耀。

更多時候，他覺得這一切都成為了一種懲罰。二十多年來的經驗多數不可使用了，報章雜誌上大力鼓吹的新興行業，帶給他的好像只有無盡的阻礙與困難。他不知道應該怎麼選擇，才能夠再回到夢裡見到過的光景，才能夠再次回到一直以來熟悉的軌道。

得到了他保證的釣客們紛紛上船，船正式駛出港口，所有船

隻航行過的地帶都被銀白的燈火照亮，被船體撞破的浪花也在光下熠熠生輝，像是行進在星河之中。

漆黑的大海又傳來他最熟悉的聲音，在萬物理應安靜的夜裡，透過浪花敲擊著船身，傳遞著那些關於海的記憶與知識。

船來到了屬於他的漁場，這裡是他熟悉的地方。曾經多少個日夜他都在這片海域作業，無論是自己開船，或者是跟林永福的船，這片海的顏色總是相較其他地方來的深邃、蔚藍，彷彿有無數物質流動著，其中也包括著希望。

釣客們紛紛拋竿，漁船的燈火會吸引向光而來的魚，他也準備了新鮮的魚塊供人們使用，也有些釣客會自己帶餌，做為某種獨特的秘密武器。

曾經他以為這份新工作只要將船開至定點，之後就是屬於自己休息的時光，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最難熬的，莫過於這段供以垂釣的光陰。

釣餌被投入水中後，人群專注的盯著海面，期待著每一次拉竿帶來的收穫。這段閒置的時間裡，他總是能敏銳的感覺到自己被賦予期待，無論是期待這個由他挑選的釣點，又或者是在廣袤海洋中渴望著語言交流的眼神……這些都是他不擅長的。

船身維持穩定的晃動，如同兒時記憶裡的襁褓，反覆的上下起伏，是母親安慰自己的輕柔動作，這艘堅硬的船殼就是他的搖籃與保護，只有在這裡他可以免於那些傷害與攻擊……但是他彷彿連這最後一片樂園都要失去。

「這裡好像沒有什麼魚？」

不知過了多久，專注於垂釣的人們開口，他甚至分不清聲音是從哪一張嘴中發出的，只見到所有人都響應這聲召喚，紛紛將目光投向自己。

他有半秒間的遲疑，在那樣的目光下感到不安與羞愧。如



果自己找不到魚汛，還能夠討海嗎？如果自己找不到魚汛，還能夠帶領大家開船出海嗎？無數的疑問盤旋在腦中，唯一沒有把握的，是魚究竟去了哪裡？

是啊，魚究竟去了哪裡？曾經塞滿魚網與船艙的魚，電視報導中的創造經濟價值的魚，究竟都去了哪裡呢？

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卻必須回答客人提出的問題。

「不然我們去另外一個釣點試試看。」

釣客們紛紛拉起了尚未被咬的魚鉤，船再度在茫茫海上移動，與前來時相比，船速慢了許多，海上颳起了風，海流的方向逐漸與船行方向相背。

張金榮望著這一片晦暗不明的海，即使船艙中亮著燈，也趨不去進入眼底的深色。他能預期之後有部分的人也許不會再光顧自己，理由十分充足，因為他開往的釣點沒有滿足他們的期望。但是這些年來，大咬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大船捕不到魚，載客出海的觀光漁船又怎麼能總是找到魚呢？這些都是他當初轉型時，始料未及的。

海面上似乎有著不一樣的顏色，那東西在波濤的海上載浮載沉，就像是一顆兀自發光的恆星，如此吸引著他的目光。

他停下船，跑出船艙，果然見到明亮的甲板上站滿了人，此起彼落的交談。

「船長、船長快來！救人喔！」

「這裡有人，快把他拉上來。」

「有沒有辦法找一條繩索拋過去？」

那一瞬間，四周的聲音都模糊了。張金榮聽不清楚人們的口中所說的語言，只有那個橘黃色的小小影子，如針般尖銳，刺破一片黑暗，閃動在汪洋之中。

他彷彿受到了什麼東西的召喚，在周圍的一片驚呼之下，縱身跳入海中。冰冷的海水沁入他的孔竅，帶來一種輕微的疼痛，那是他屬於陸地的證據，無法適應夜晚的水溫與過多的鹽分。即使如此他仍奮力游向那閃動的物體，牽引著他自漆黑的水中一點點靠近晃動的船體。

月光自雲朵後探出，重新亮起他的視野。讓他得以依賴那滿溢的月色，看清這個落海男人的面孔……就是先前在港口對著林永福破口大罵的那個釣客。

此刻他的臉上已經沒有了那時的狂傲與憤怒，更多的是恐懼與疲累，為大海的深邃與未知，而懾服。他不知道他在海上漂流了多久，也許自己再晚一些發現他，他就會葬身於這片海域。

他漂浮在落海的釣客身邊，與眾人一同合力，慢慢幫助人爬上了船隻。而就在他要接著上去時，某個光滑的物體擦過自己的小腿，帶著一種奇異的冰冷觸感，密集的碰觸著自己的肌膚。每一次的碰觸，都令他一陣戰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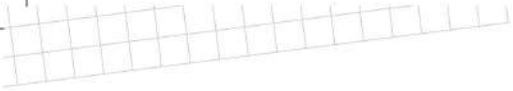
漆黑的海面亮了起來、成片的，如同一池水銀匯聚成的海，那些層遞在海面上的水痕相互交錯，如同大片的魚鱗，形成一條帶狀的路，自彼方通向自己，鋪開在海面之上。

他吸了一口氣，潛下水面，才發現那些鋪開的銀色原來都是一尾尾的魚，他們成群游曳在海面，銀白的身體相互摩擦著，落下雪般的魚鱗漂浮在海中，向著他望不見的盡頭游去。

水下，人們的聲音變得遙遠。他感覺到肌膚正不斷與魚群摩擦著，叢生在表面的細毛因為劇烈的碰撞而掉落，而那些漂浮在海中的細雪則因為海水牢牢的沾附在光滑的肌膚上。

他感覺自己的身體逐漸變得輕鬆起來，不再似站在船板上，必須那樣用力的支撐起自己而疲累。也不再如他以往每一次收網時被海水潑濺，感到周身黏膩的不適。





此刻的他，擺脫了所有煩惱，追尋著魚兒們群泳的方向，為了終於解開的謎團而感到快樂。經過這麼久後，終於再次找到魚汛，親眼看見了那些充滿著活力、肥美的魚群們，足以證明這片變色了的大海，還未徹底死亡。

他順著魚群，逐漸向著廣闊的海域游去。他感覺到自己的髮絲順著水流擺盪，十指間長出透明的膜，用來在陸地站立的雙腳也逐漸變得柔軟，長出一根根外展的刺，成為透明的鰭……

在那個遙遠的地方，魚群相互交錯聚集的所在，才應該是他歸屬的地方，深深的喜悅擄獲了他，他感覺這麼久來分裂的自己，終於在此時得到了完整。

傳說中消失了的魚群，形成巨大的漩渦，一如文獻紀載中的那樣，相互交疊著，將整片海都染成回憶中的顏色，時光彷彿在此刻倒流，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之前……

那個榮光的盛事中，自己迎著海風，站在甲板上，魚群如下雨一般，一尾尾的跳動著，拍動的頻率像是替自己打氣的擂鼓，又像是雷雨將要過去前，滂沱的雨聲。

月溫暖的灑落著光，指引牠們向著遠方，離開陸地與城市，也離開那些褪色的記憶，與聲音。

他又重新聽懂了大海的細語，訴說著魚汛的方向。在那個遙遠又陌生的海域，重新開始另一場漁業的盛世，回到他記憶中，那個時空。

那是一個只要落網，就可以豐收的年代。翻閱報導與資訊，無不是讚揚與嘆著豐沛的漁獲，以及那些漁民的辛勞與可貴。

彷彿海永遠取之不竭，且不會衰退。

小說組 優選獎

〈變漁〉評語

蘇偉貞

故事從漁民張金榮一次例行的出海展開，放眼大海，他開始疑惑「要去的地方究竟是哪裡」？帶出海洋/漁場/漁獲共生主題，而小說命名「變漁」，那些趨向哲學性的思考，更像一種「辨漁」或「漁變」。作者對海洋現場敘事獨具美感，如形容集結的烏魚魚群迴旋上升形成結柱，如大海封印。這些朝向哲學性的思考，雖加重了小說深度，但也使得書寫在形式與內容不是那麼統一，減分了原生態生命力昇華的可能。張金榮多年捕魚史即海洋流變史，比較可惜的是，中國漁船「撈過界」、海釣客釣魚手段而瓜分漁獲起爭辯、漁船轉型為觀光船……情節的鋪述多半意料之中，但最後作者調度了與張金榮爭執的釣客落海讓敘事有了轉機，當張金榮跳進海中救人，與大批銀魚群面對面，消失的魚群回來了，這是大海最後他的「戀人絮語」。



小說組 佳作

江寶，或是天成

林銘亮



林銘亮

簡歷

小說愛好者、研究者、創作者，敘述是魔法，虛構是真話。曾獲全國大專古典詩獎、台北文學獎、竹塹文學獎……等，作品散見各大報章雜誌，選入年度散文選、小說選及各種文學選本，著有散文集《尾巴人》。

得獎感言

現在只想寫質而綺、而腴的小說——那種反覆讀才能發現各種主題看見層疊意義的小說，寫這樣自找麻煩又惹人嫌的東西，遂格外感激評審青睞。〈江寶，或是天成〉說的是一則純情的故事，兩位老人家彼此託付真心，為美麗的遲暮之愛付出最大努力，所以不得不領受最曖昧的愛情謎題。我祈禱，讀完小說的你，會有比他們更好的解答。



江寶，或是天成

胸前抱著小背包的伍天成像隻緊張的灰蜘蛛抱著蛋，邁開腳啪嗒啪嗒與年輕大學生走相反方向，總算搭上路邊亮著紅燈的236號公車。乘客稀稀落落，司機打檔、放手煞車啟動的時候，他感覺全身掉屑，那正是因為無聊而生的污穢感。

他彷彿又看見貴生後領癱懶油白的頭皮屑，在陡窄陰暗的樓梯間尤其刺眼，光溜溜的腦袋繞一圈稀疏的白髮，像用餐時塞進領口的紙巾，卻還是免不了食物殘渣從嘴裡掉下來，頭皮屑正是思想後留下的無用殘渣，世人看不見思想，只看見殘渣。一進屋，亮晃晃的，原來是添購了高腳立燈、細頸桌燈，和一臺屁股亮著光，噴著香味煙霧的機器筒子。屋裡打這麼亮，佛桌紅燭燈在強光擦拭下，黯淡許多，供著的亡妻貴蘭照片也失了血色，畫中低眉的觀世音長久受著煙燻，白淨的臉蛋反倒見出橘皮黃。

「你發達啦？怎麼在家不戴墨鏡？」他刻意露出手腕上都快成古董的勞力士，扶著大理石螺鈕鑲嵌靠背的寶瓶祥雲紅木椅坐下，摸摸扶手上的雲紋，全是手工雕刻。貴生一直留著這組他送的新婚大禮，這張帶扶手的單人椅每次來，都讓自己坐，當初貿易工作大好，貴蘭妹妹捧上的那一杯茶喝不了幾口，又得去應付客戶。坐在這裡，想起當年，硬實的紅木椅自然要比皮面沙發舒適。

「我去你的。」

「哇禽，今天怎麼不罵我小王八蛋，患絕症啊你？」

「媽的屁，不聽我罵幾句你小王八蛋不舒坦？」

天成聽他聲音壓得低，先前又在電話裡說有事見面，暗覺事情不妙，背脊發涼，該不會驗出什麼末期吧？忙問：「到底要我商量什麼？等過年吃飯再談不成？」貴生正要張嘴，廚房的塑

膠拉門嘩啦一聲掙開，走出一個看上去最多三十出頭歲的女孩，穿件粉紅不規則格子短衫，紮馬尾，臉如西施犬，半吊著眼睛，兩手托著裝滿削片蘋果的玻璃保鮮盒走來。她的神情像是晨跑完恰巧路過的派遣工，就算她接下來打開大門走掉天成也不會訝異。她放下保鮮盒時天成瞥見了她右手腕上水紅色的河馬刺青，同一隻手替貴生把後領上的頭皮屑撻開，胸脯恰恰遮去貴生的臉，他那驚扭的身體彷彿在找自己的頭。

「原來是找了個年輕女看護！」他拍手笑著說：「改天也幫我介紹！怎麼稱呼啊？」

「陳。伍先生自便。」說完轉身，塑膠簾又是一陣嘩啦。桌上沒茶沒水，沒叉子沒牙籤，光溜溜的蘋果彷彿還有點傲氣，賭人不敢吃它。天成伸手掐一塊放進嘴裡，就咬到了硬籽。貴生罵：「你這個老不死的老王八蛋，放你媽的屁，誰是我看護誰要介紹一個給你！她是我新認識的相好！」天成睜大了眼睛哼唧唧嚼著，彷彿嘴裡蘋果脹成壘球大，貴生說她是公司員工的姐姐的朋友認識的新網友，原來現在人喜歡在看不見真人的網路世界找對象，喜歡什麼只要打勾篩選一下他媽的相片就跑出來。他說他姐姐那個朋友四十開外，混好幾個中老年聯誼社團，她說裡面的老頭和女孩都是真心誠意渴望婚姻的，虧她熱心，也在社裡幫我留心，素君和我是一見面就投緣，常說離不開我，我現在天天讓她來住，兩個人聊聊天，家裡沒那麼冷清。

天成聽了，心裡有點不服，說貴生啊我們一輩子的兄弟，你臨老入花叢，花叢裡躲的是蛇蠍是豺狼只有天曉得，Line群組常常傳女郎嫁給我們這些老頭的就為等著收屍清點遺產，你都沒看？還是裝傻？貴生擺擺手，說那些東西亂七八糟，誰看？全是負面新聞，頹廢的要命！再說，財產所有人簽的是我的名字，捏在我手上，我沒立遺囑之前倒要看看是跑到紐約的兒子對我好，



還是房裡那個彰化來的女孩子對我好！貴生緩了一口氣，說，我年紀是比素君大一點，可是以後的事誰曉得呢？

聽這語氣怕是有結婚的打算。天成忍不住望向貴蘭的照片，想起她年紀略大於貴生，名字中間都有貴還犯了嫌疑，兩人齊心，闖難關，打天下，生兒育女二十幾年，這份感情是難得的。天成自忖年輕的時候長得有幾分像秦漢，明月也是個美女，跟著他沒吃什麼苦，這輩子算對得起她，她胰臟癌走掉也是生意失敗後不久的事，不用看見他現在這副鬼樣子，也不必整天上醫院照料不會復原的一把老骨頭，命好……他的目光避開了佛桌，看著貴生，人在吃虧之前不吃虧，隨即換張笑臉，說：「難怪屋子搞這麼亮，年輕人常常燈放著不關，巴不得把人生照亮，看它個清楚。這樣好，活潑有生氣。」貴生苦笑：「我想偷吃點甜的都不成，亮得咧。」

兩個老人喃喃咕咕把腦海裡所剩無幾的記憶說了又說，中午了要去吃飯，貴生拿起手機撥號，臥房裡響起了鈴聲，響了快十聲才接通，貴生說：「素君啊走啦吃午飯啦，你伍爺爺喜歡開玩笑……啊？肯德基爺爺？賣炸雞那個？別鬧了我的大小姐，我攙妳出來好吧？別氣了妳我向你對不起啊……」他像個中學生那樣說話，灰白雜亂的眉彷彿染黑了，一扭一扭地像溝裡的水蚯蚓，寬板的臉好像也有了點血色，這是戀愛（或是相信自己正在戀愛）才有的無恥。天成搓著椅子扶手，像撫摸著一匹受傷的愛馬，是的，他全猜到了，自己沒什麼朋友，又不工作，貴生不會要他透過人際網絡去散佈消息，今天邀他來家裡坐，只為了要聽自己說一句這女人成。果真是哥兒們。

三個人在雙連市場隨便吃了肉羹，素君想去百貨公司逛逛，分手前天成用力握住貴生的手，說：「哥哥我為你開心！」下去雙連站，轉往動物園，對年輕人而言是耐性大考驗，對伍天成來

說則是歷險。手扶梯的速度已經較捷運開通初期緩慢，但是他一站上去，全身關節就鬆脫了，腦袋掛西瓜似的直往後傾，後頭的人總會喝叱一聲，以為他在玩。換車時在地下與路面之間穿來穿去，老是走錯，更奇怪的是每次辛辛苦苦才走到正確的月臺上，這時「車廂門要關了」的警示音就會響起。今天還這樣，他用力把正在關上的車門扳開，趕走博愛座上的男人。還沒坐穩，車廂大聲廣播，警告乘客「請勿強行拉開車門」。他知道車廂裡有人皺著眉頭，但他根本無感，甚至有點得意。一出捷運站，感應閘門就故障了，嗶嗶嗶地叫個沒完，一旁的站務員熱心地關心他是不是卡片感應不完全，他說：「你才不完全！我會不完全？」那個站務員楞了一愣，扭頭回去，看樣子是打算去跟同事抱怨。

236號公車一路顛往深坑，天成的心情慢慢轉成肉羹上的那一圈烏醋，酸，發黑。他們兩個人在貴蘭面前居然一派輕鬆自在，還勸？自討沒趣，不如等著看好戲。經過了沒有站上去揮過一次桿的高爾夫球場，就可以按鈴準備下車，球場招牌畫的是一個穿Polo衫、戴藍帽的男子，球杆高高揚起，小白球飛向藍天，球鞋收緊腳背的感覺，果嶺青草香，清脆的擊球聲同時在他身上發生，隨即又消失了……過去，過去來到了此時此刻，為什麼忽然想起過去？這樣的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快樂讓他感慨好久好久。

下車的地方離他家不遠，慢慢走也只要十多分鐘，這短短的路程同時意味著廢氣、低頻噪音、飆車族，現代生活隱隱的殺機。天空飄起髮絲般的細雨，斷斷續續，天成七手八腳地拿出包裡的折傘用力推，傘骨斷了一根，傘面鬆垮垮，凹下去一塊，隨著步履，懲罰似的一次一次敲他的頭。他滾燙的腦袋氣得冒煙，進出口生意是敗了，但是總有一點根柢，怎麼那群人說散就散，日子好過的時候少過他們嗎？肥佬貴生念情，還願意往來，看看



那組紅木椅子，就是證人，為心地善良的好人家辯護！

進門的時候天已經全黑，濕透的空氣陰冷地裹住他，掙扎也無效，使人更添冤憤。勞力士滴滴答答地呻吟著，幽靜的夜裡，如果沒有手上單調的機械聲，天成的失眠會更嚴重。在勞力士可怕的伴奏下，他覺得自己成了過氣明星，只能在別人主演的電影裡客串一個群戲的鏡頭，這不是他要的，也不是他選的，人不曉得為什麼會變成那一句老話：晚景淒涼。手機滑開，只有三條是正經訊息：二女兒在家庭群組裡說她除了當外送員，還想去餐廳洗碗盤，大女兒回說四處都在缺工，有機會要把握，又說欠爸爸的十五萬要再等等。水電張師傅說牆壁漏水實在處理不來，要不要考慮用鐵皮整個包起來？貴生說素君好心腸，想介紹朋友給你認識，普通朋友，聊天打發時間而已，如何？

瑪拉偏要試穿那雙古銅色漆皮別有金屬玫瑰的高跟鞋。套進去之後高高在上，拉長頸子，扭著細腰，像個穿上盔甲的羅馬女戰士。他忽然覺得耳殼火燙，血壓飆高，一連做了好幾次深呼吸，她問說好不好？他說好極了。她拿著鞋子和身旁的女店員走向櫃臺，講了幾句，回頭同他低語：「我請她們先幫我留著，我去別間店逛逛。看你，打哈欠了，沙發上坐，休息一下，等我呦。」

他坐在鼠銀絨布矮沙發上，油炸和火烤的味道從塑膠袋口沿著手臂輕輕地繞上來，外帶紙盒裡的海鮮似乎還在張嘴呼氣。平日下午，這間主打年輕女性服飾的入店人數少之又少，偶爾進門的幾位看到他都不免驚訝，像看見掉在鑽石上的一粒沙，以為是看門的保全。但天成臉上看不出什麼難為情，因為林森北路的遙遠記憶踏著木板的邊緣，啪一下子豎起來敲擊他前額：專愛服務外國客人的腳底按摩店、熟人介紹的酒吧、KTV，號稱社區好朋

友的家庭麻將間（那個阿姨的煙嗓他永遠忘不了）、小日本經營的居酒屋……有次為了每噸黃豆殺下幾塊美金，在「江山春」酒家發狠包下七仙女伺候那個後來被仇家在後街開槍打爛腦袋的美國乾爹強尼，喝得強尼黃濁的綠眼睛都花了，不管翻譯說什麼都好都ok no problem……唉，劫數到了，冤親債主一起找上門，那次跌跤，再站不起來。

看著她離去的身影，真心覺得這個瑪拉比什麼七仙女好看了，每個角度都有點像《魂斷藍橋》的影星費雯麗，雖然組織起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她比素君介紹的其他女人都好，嘴巴甜，偶爾讓他牽牽小手，缺點是太有主見，出了門一會兒就跑得老遠，光快步跟上就累死他。急急忙忙跑在男人前面的女人，太不像樣，凡是男人都有責任訓導她們。例如吃飯習慣要改，好比剛剛兩個人在九華樓吃飯，瑪拉居然點烤全鴨、蒸鮮魚、避風塘青蟹、兩盅上湯菊花外加鴨蛋布丁當點心！六千多塊，浪費錢嘛，儉素為美，老祖宗的話，搬出來教訓教訓她，下次就乖了，女人就愛男人這一味，辣味。

他坐著吹冷氣，當成躲秋老虎，偷閒玩玩手機上的魔術方塊。抬頭看見個女人，穿黑絨面料，上面紫、金色亮片交錯成大大小小的環形，能隨時轉出來射人眼睛。女人背對著他，微微露出側臉，低著頭，原來在試耳環呢！女店員捧著鏡子立在一旁，幫忙偷來婦人一半的臉給他看，她上了年紀，低垂的鼻尖和飛揚的眉尾還是俏麗的，腰臀有點福態，但是拈著耳環的蘭花指，染成洋紅的指甲，吹來一陣凡俗的綽約，吹得他眯起眼，吹得他的胸膛往上抬了幾吋。現在他簡直是雙眼盯著她，她選了一副大耳環，造型像兩張麻將牌豎成菱形，重疊成了個8，兩個8沉甸甸地把她的耳垂拉成兩滴欲垂不垂的蠟淚。她爽快地刷卡付帳，耳環就這樣掛著，天成其實有些失望，因為他覺得女人摘耳環時很



美，比撥頭髮更美；何況女人到了一定歲數就要把頭髮燙得鬆鬆蓬蓬的，因為終究禁不起梳。

店員走近，悄悄對他說：「你女兒說好四點半以前過來，現在都快五點了，你要不要聯絡她一下？」

他皺著眉說：「誰是我女兒？」

她楞了好幾秒，懂了，說：「您先坐，我聯絡警察一下。」

他跳了起來，撞了一下地上那袋剩菜，牠們已經死透了，一點氣味也沒了。「不是，她不是我女兒，搞錯了妳！」

她安撫他說：「你先別激動，高跟鞋還在店裡，免錢，真的，不用錢的。」

「高跟！要多高！媽的！妳才不要動！你想打一一九還是一一〇？我有錢沒失智，老子我好得很！」他氣得打電話，沒有回應；拎起那袋剩菜要走，實在是手抖，掉在地上，那飽滿的紙盒露出了蟹腳。

女人一直斜著眼睛看衣服上的標價，手指搓著面料又放開，聽他們吵架覺得有趣，遂聽出了些端倪，朝偷偷拿起手機的女店員搖搖手指，再比比自己。天成蹲著收拾，咳著老痰，嘴裡不知道在碎念什麼，她一把撈起他，說別收拾了，人家又不回來。兩人坐在矮沙發上，他嘴唇還像離水的鯉魚，艱難地開合，說我再打一次電話，我問她……女人按住他肥厚的手背，看見他稀疏白髮下的粉肉，說省省吧，年輕女生哪裡喜歡你——你這種勤儉的？他恨死了，說他他媽的今天可是花了大錢，那婊子看我改天劈死她！女人雙手往胸前一叉，架起了一對軟潤的雙峰說唉喔大錢是五萬還是十萬呀？送了鑽石還是金項鍊？大錢？有你懶趴大？

天成好久沒聽到女人講「懶趴」兩個字，直接想起了和朋友上臺中酒家的香豔往事，也想起了那張擺滿一支支棕色玻璃啤酒

瓶的桌子，當小費用的鈔票有磚頭厚……六千多塊，什麼大錢？兩相對照，實在不堪，他含羞草似地萎頓下去。女人不知道他對「懶趴」兩個字的反應這麼大，一聽就冷靜下來，一時搞不清是這個男人的器官有問題，還是認為她太粗俗？她換用慈母的口吻輕柔地說：「好啦，看開點，年輕人有本錢，玩得起，我們嘛常常得認賠殺出。」天成說：「我以前不是這樣的，我和她……因為她我的朋友……唉。」

她知道老人家總是有太多故事，所以這種怨嘆最好不要聽太多，況且他現在表現得像是抱著玩具車殘骸的男孩。正好電話鈴聲響起，原來是朋友準備出門接她，要她等十分鐘。她立刻像一隻緊張的麻雀，頭朝向門外一下擺左一下擺右，他說：「這家店在巷子裡，臨停不會怎樣。有飯局？」

「和朋友聚餐，晚上要去男模會館。」

「原來妳做經紀公司？難怪打扮得這麼漂亮，聽說演藝圈很難搞。」

「男模會館就是以前的星期五餐廳、牛郎店啦！老土。」

她忍住笑，從點綴流蘇的小羊皮斜背包裡拿出紅色蟒蛇紋的長夾，拉開一個夾層，抽出一張名片遞給他，印著「健吾國際服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劉江寶」，每個字都不是標楷體；他只能給她電話號碼，最多加贈一抹歉意的微笑。

他提了一把大雨傘穿越整座臺北城赴約，又是走路又是轉車，深怕遲到，老是盯著手上的錶。公車一過世界山莊，看似要下一整天的細雨就停了，這把大傘反倒成了甩不開的累贅。現在的臺北老早不是他的臺北了，有層半透明的膜把許多區域網起來，拒絕他去，人與城漸漸生疏。他沿路問人，走過一排舊房



子，保安宮忽然就跳在眼前，這樣與民宅親近，顯得有點俏皮可愛。他東張西望，看見她站在盆栽和龍柱間，看不清下身，脖子上好像有個小人在她身後放下兩條水袖，他用傘敲打著魚鱗樣的石板路，走近了才知道那是圍一條紅領巾。她從盆栽後頭轉出來，穿的還是昨天下午那件搶眼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陽光的作用，她顯得較昨天瘦，也更精神。

「你——」兩個人一開口就想問對方昨晚的事，反倒像搶話。她笑說先買金紙供品拜拜吧沒什麼比身體健康重要，他連忙說是啦長壽長壽，她說臺北的廟就是不一樣柱子上雕的動物每一隻都像在跑在竄，他笑著說平常也沒看見在動妳一來他們就活潑了。她小心地把一束香全點著，甩一甩，變成了十數個嘟著圓唇的小嘴，亮而燙，索吻那樣閃爍著。她請他先，他尷尬地說拜拜祭祖這些事都是我太太生前做的，她暗想他在神明面前怎麼就怯懦起來，聽完了他的話自己卻也有點尷尬，你老婆干我屁事？她說這樣吧我教你，要先講自己的名字住址，然後說來參拜的理由，有要求什麼就擲筊抽籤。他一臉懵懂，說還是妳先吧，她用河洛話說我劉江寶住苗栗縣竹南鎮，知曉保生大帝的威名，今日特地上臺北參拜，祈求您保佑我兒子弘毅、女兒語柔生意興隆，全家身體健康。他說這下好啦妳的個資我全部知道了，她笑著說有本事你就全竹南一家一家翻！他轉頭閉上眼說我伍天成，臺北人，今日特來參拜，願保生大帝祝我和劉小姐闔家平安，身體健康，沒災沒病。她說誰和你「闔家」？他只說拜完了插香吧。沒有求什麼嗎？她問。保生大帝又不管婚姻，他答，說完就要把手上的香全部插進香爐，她說等等，還有其他要拜，插三支就好。看著香爐裡燃燒殆盡的殘枝，密密麻麻，黝黑歪斜，他想上面那個異世界哪裡這麼麻煩，半開玩笑地說：「我只會插大的那尊。」

保安宮都還沒二進，她覺得自己已經把他摸透了：喪妻、愛開玩笑，合在一起就是寂寞的無賴；她相約保安宮的原因是，她想活久一點，而保生大帝很靈。至於眼前這個伍天成嘛，是就是，不是就算了，沒有人規定她要存兩人份的看護費。她看戴著變色鏡片的他穿軍綠色鋪棉夾克，橫條紋Polo衫，米色休閒長褲白布鞋，平凡得很，唯一令她激賞的是沒把皮帶繫在啤酒肚上方。她問：「你來抽過藥籤？」他不知道保安宮的特色，聽不懂，只得搖頭。她又問：「你來過這邊的大拜拜嗎？聽說演很多歌仔戲，山伯英台、包公斬駙馬那種的。」他想說再搖頭下去事情就要壞了，雖然不知道什麼地方大拜拜，但是說到包公戲，陳世美秦香蓮的故事誰不知道，楊寶森唱的《烏盆記》他最愛聽，脫口就說：「來過啊，負心漢無情人都該斬，痛快！」

大概因為焚香燒紙都在戶外，殿內的空氣就沒有那樣污濁，江寶的頭不暈，反而有興致看保安宮的圖畫雕刻，兩個人指著字看著圖開心地胡說八道，看到「花木蘭代父從軍」就說怎麼生不到這樣的女兒，看到「三英戰呂布」就說怎麼就生出這樣的兒子。忽然看見簷上有一幅小畫，題「嫦娥嫌貌醜」，嫦娥坐在地上，左手邊玉兔回頭看她。天成看著畫，問江寶這什麼意思，江寶說應該是她嫌玉兔長得太醜，但是又找不到別隻兔子替換，天天看牠搗藥，一點都不賞心悅目。天成說我覺得不是，應該是嫦娥嫌她自己不夠漂亮，但玉兔覺得她夠美了，所以一直盯著看。江寶說不是這樣，嫦娥是美女怎麼會說自己醜？天成說也是，天仙一定是美的，搗點美容藥讓玉兔吃不就得了。江寶笑著說整天看玉兔拿著根大棒子上上下下地搗藥，她巴不得想吃點清涼退火的。

「八仙鬧東海」的壁畫都還沒看完呢，天成感覺自己已經緊緊抓住了她：上牛郎店的女強人，一個人四處遊覽，不是離婚



就是死了老公。和「男模」共度春宵，隔天就約他拜廟，應該領悟到那些毛頭小子再殷勤也只是別有所圖，要愛情還是得來找我這種男人。但是他沒有戳破，他想重溫當情人的舊夢，他事業正好的時候那樣被不同的女人愛著，以為人生就是播不完的三廳電影。看著蚌殼精的兩口寶劍，他問說唉啊差點忘了，昨天的男模會館好玩嗎？她說那種地方就像酒店嘛，娛樂。他笑著說妳這樣講難道連酒店都去過？她把頭抬一抬看著呂洞賓手上那柄長尾拂塵揮啊揮的，彷彿掃下了簷邊嗆人的灰塵，說去過呀，一次上來十個小姐，喜歡的留下，不滿意，撤下，再上來十個，再不行再十個，男人玩的把戲你以為我不懂？看他笑而不答，她就轉個彎問他昨天你那幾包剩菜全扔了吧？他苦笑著說氣不過，勉強挑著怪味兒少的吃。她伸出尖尖的食指搖了搖說，你喔，寬大一點。

不知道天成是不是被這句話鼓勵，兩人吃完晚飯，開口約她明天逛大稻埕，逛完再搭車回竹南。對明天滿心期待，果然，分手的時候他把長柄大傘忘在了廟門口。

明天過了又明天，就這樣，兩人開始不定期約會，因為分居不同縣市，他們盡量選擇北臺灣的景點，充分利用敬老票的優惠，尋找高鐵、火車、客運附近適合散步觀光的步道和公園，偶爾爬爬陽明山。秋天過去，氣溫低了，也曾經想泡溫泉，但考慮心臟衰弱，兩人沒說幾句就打消了念頭，確認彼此十分怕死。

當他們第一次不分開住房也不睡雙床雙人房，其害羞時間之短暫是連自己都驚異的，彼此居然都這麼迫不及待，脫去衣服擁抱，撫摸皺巴巴鬆垮垮的肌膚，甚至用多紋路的手指逗弄取笑對方近似透明的白色陰毛。江寶對天成需要這麼久的前戲才能硬起來感到可惜，天成賭咒她看到螢幕上女優的裸體時不會這樣，純粹是活生生的美女令他太緊張。男人老化了還能改善嗎？何況天成還大她一歲呢。江寶想起前夫雖然懶散愛吃酒，完全不顧

家庭生活，卻能帶給她愉悅與滿足，或許他把所有的積極都用在這上頭吧。若有所失的江寶先前以為親吻與擁抱就能擊退高齡的寂寞，現在反倒要得更多；她想起精壯的男模，汗亮的胸膛，繡出壯碩大腿的西裝褲，也同時想起那一疊飛走的小費，感慨萬千。

「新聞說心臟病、肝硬化、高血壓、精神病、各種癌症容易找上喪偶的人，」天成笑容可掬，他感覺在一起幾個月以來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正向多了，「雖然我們還需要磨合，總比單身好吧？」

江寶沒有回應，她的心思還是離不開房事上，天成雖有「長進」，但離她的期待甚遠，來回抽插的速度比垃圾車壓縮的頻率還慢，總讓她分心，想到晚餐的生魚片、下午的粉圓冰、早上的火車月臺等等。他結束時臉上那欲死的表情，漸漸萎縮的陽具，緩緩退出陰道，此刻的疏離叫她渾身冰涼。但是他沒說錯，兩人生活即便平淡，也比苦鹹的寂寞容易入口。她把話題帶開，問他：「說到這個，貴生和那隻狐狸精怎樣了？」天成答：「兩個人居然還在一起，不嫌公寓舊，說不定是真愛。」江寶哼了一聲，「臺北市區舊房子很值錢，那女的城府深也說不定。」

他用鼻尖磨著江寶的下巴，挪抬身子，右手給江寶當枕，左手摟住她的肩，「我有一個邪惡的想法——素君一直給貴生的朋友牽線，莫非兩人聯手坑火山孝子？」江寶說：「天曉得。話說回來，到我們這個年紀，如果沒有知心人陪，自己不能賺錢，手上又沒有存款，會驚會掣會起痛的。」最後這句用河洛話說，天成聽得不很明白，他想起她們上牛郎店的那種大方，又想想自己過著吃老本的生活，兩個女兒也沒有固定收入，江寶卻願意選擇他，他每次說要全付，她卻堅持分開買單，十分感人。他想到愛情，想到金錢，想到他這一輩子在兩者間大起大落，如今什麼



都失去了，像一個無知的小孩搞丟心愛的樹葉那樣茫然。現在的他們是彼此殘年暮景中溫暖的陽光，他們多麼幸運，他們多麼幸福！「我懂妳的意思，不用再說了……」天成忽然眼光泛淚，把江寶抱在懷裡，激動地說了許多江寶聽不清楚的甜言蜜語；而她提醒自己明天去買壯陽藥，沒注意他在激動什麼，更不知道他懂了什麼。

當然，她兒子大力反對。「媽，妳和誰出去我都祝福，帶進家門就不是妳一個人的事，是兩家人……」

「我們家還有什麼人？你爸？離了幾百年。其他親戚？你講五個你有在聯絡的來聽聽？哼，兩家人，夠了吧，我就不能開心過日子？」

「我沒有要妳不開心，只是，他經濟不行嘛，妳怎麼還要幫他整修房子呢？世上哪有這種事！」

「我懂了，你怕我花你的錢？還是說你怕你花不到我的錢？」江寶直視兒子，刺得他不得不將眼神望向客廳掛的巨幅花開富貴圖，嫩紫嬌紅，繁花盛放，圍繞著畫面正中央的幾朵重瓣牡丹，牡丹永遠是主角，在哪裡都一樣。在流光炫人的色彩中，浮起妹妹尖細如蜂針的話語聲：「你管什麼大公司？這些年比起媽當家作主的時候怎樣？媽媽不要生氣，哥哥管公司，當然什麼都想到錢，不要理他，走，我陪妳去設計結婚禮服。」語柔就這樣摟著江寶，一陣風開車出門去了，留下生氣的弘毅在家，用最惡毒的話語咒罵見風轉舵的妹妹。

說到禮服的款式設計，母女兩個都興奮起來，江寶是在衣料堆打滾翻身過來的，看一眼脅下兩片布料連結處的色塊縫線有沒有對上，試一下襯裡布在手指上的滑澀，最後看一眼標價，就知道這件衣服的獲利。語柔高商畢業後，進公司朝九晚五，直到電

視播出《決戰伸展臺》之後才驚覺自己可能有設計天分，興奮之餘畫了幾張草稿，十分篤定自己如果當初受學院栽培，一定能上苗栗地方臺受訪。

雖然語柔是什麼設計都設計不出來的設計家，卻總愛提供一船艙的意見，竟也能產生刺激思考的功效，就像沒有營養卻能刺激舌頭的跳跳糖，幫著江寶規劃出婚禮的雛形。劉江寶七十歲的人，還下聘、辦嫁妝、走紅毯啊？全部都省下了，登記完，辦場家宴，兩邊的人碰個杯，完事；但是禮服不能省，那個時候窮，開發財車到處割貨賣衣服，要結婚了，連禮服都是租的，真好笑；一個賣衣服的，手上的衣服到最後沒一件是自己的，真悲哀。她想，這一次絕對要訂做，頂規，完美，像悲劇的人生走到最後總算有了好結果，走在耀眼的水晶燈下，微笑，揮手，頷首致意，多美！只能是如此徹頭徹尾象徵堅毅女人的禮服，不能再有別件，專屬於她，跟著她，死了一絲不苟地穿進棺材陪葬。這是江寶第一次拋棄了生意人的冷酷，好比蝸牛鼓起勇氣爬離了硬殼，為她愛的衣服，也為她要的暮年生活。

她於是感到無比滿足。

天成這邊趕著辦各種結婚手續，誠心誠意地邀請貴生和素君當證婚人，以證明兩人不渝的友情，也不管他們百般推辭。約好了選喜餅、試桌菜的時間，同時設計喜帖，擬賓客名單，寫感人肺腑的致詞，務必表現男子的豪邁與柔情。只是他擬稿的時候無法避免地想起明月，年輕的她跟著自己往人生的上坡奮力衝刺，跟著他跌下人生的斷崖，不久死去，她是他人生的濃縮，他只是她人生的殘餘。和江寶的二次婚姻，讓他訝異於失色無味的生活居然還有枯木逢春的奇蹟，他要在致詞時大大渲染一番，當成對痛苦的復仇，對著業已失去的往日世界抖擻地加以炫耀。但是他現在真的想不出有什麼更誇大的修辭可以寫，便轉身整理婚前需



要的各式文件，稀哩呼嚕地裝進一個大信封，趕明天清早的火車去竹南。

走出火車站，一見是這樣呆呆的小鎮，就放下心來。計程車坐到了菜市場旁的小咖啡館，從透明的落地玻璃窗就可以看見江寶紅底不規則多彩流線上衣，讓他聯想到衝浪；旁邊坐了一位女郎，燙著波浪捲髮，戴粗框眼鏡，長相看不太清楚，只覺得像張淋過梅雨的鐵皮。江寶向他招手，天成來不及把皮鞋在褲管上磨一磨，便闖進去。

江寶見到他就說：「以後不要再穿淺色西裝了，那是年輕人穿的。這我女兒，語柔，叫小弟上咖啡。」語柔欠了欠身子，看見天成臉頰的肉都要垂到肩膀，真像絨布做的鬥牛犬。

「我為了今天來找妳才買的，賣我西裝的小姐還說我穿這個粉藍色很帥，順便推銷了一條白領帶，上面滿滿的的草莓。」天成回說。

「賣東西的什麼話都敢講！我跟你說，結婚的西裝我找師傅幫你做，才好搭配我的禮服。」江寶嫣然一笑，翻開桌上的繪圖本，跳出了手繪的新娘服，「象牙白，整件都要蕾絲綴珠寶，穿起來像白鳳凰，你看下面這垂的，多美！不過呀少了條頭紗，我做小姐的時候就想要戴頭紗走紅毯，像當年電視上看戴安娜王妃那樣長的……」不等暴雨般的江寶說完，天成噁的一聲關上他耳朵的氣密窗，「妳搞這個呀，我處理這些結婚瑣事都煩死了。」他喝口熱咖啡，掏出信封裡亂糟糟的文件，又朝裡頭看，「妳知道現在不叫結婚證書，改叫結婚書約嗎？我就討厭這個『約』字，約得莫名其妙。」江寶看他把雜事先堆到眼前來，心裡不是滋味，說：「不就是去戶政事務所公證一下嗎，還不簡單？要找到這條頭紗才難呢！」趕忙要語柔打開手機上的圖片，原來是一條展開後下擺呈半圓形的頭紗，語柔說：「伍先生請看，媽挑的

就是這條，實實在在的十九世紀的古董頭紗，好配，我們在等賣家訊息，如果搶到手，等幾天就寄到臺灣了。」江寶趕緊補充：「只要這條，其他的我看不上。」天成老花眼，加上網頁上全是英文介紹，點點頭就算了，她也知道江寶愛漂亮衣服，「好呀好呀。妳剛剛說簡單，有這麼多表格要填，女兒還提醒我說要討論夫妻婚前契約書呢。」

語柔說唉呀居然忘了婚前還要討論金錢支出家庭義務什麼的，哥哥以前還沒離婚就把財產怎麼分配想過好幾遍了。江寶說什麼分配財產不就是一半一半嗎不然是從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談起嗎？語柔接著說難道說當初妳跟爸都沒有討論就結了嗎？爸從妳身上挖走多少妳也不知道嗎？嚇死我。江寶幽幽地說說那時代那裡知道這些。語柔握住她的手，哽咽說難怪爸離開以後妳還辛苦了好多年……天成趕緊說都過去了我們兩個會好好的，怎麼樣都會一起。生病也一起？江寶問。生病也一起，我們都有孩子，死了也能幫我們一起。江寶問如果窮了怎麼辦？天成答沒有事情是兩個人攜手過不去的，語氣像個浪漫英雄。

江寶聽到天成的話語，隱隱感覺有一座橋，橋墩飽受洪水沖刷，越來越瘦，越來越難以支撐，橋上有人，不知道該往前衝還是往後退——他說的都不是她要的答案，他應該保證她這些可怕的事情全部不可能發生，不可能。她想，他的兩個女兒難保不會來要錢，她創的公司如今都在事事不敢伸腳抬腿的弘毅身上，生意看來難以開展，不可能再負擔這一家子，天成沒有收入，結婚後不靠女兒改吸她血嗎？她自己這一點私房不可能全部掏出來……剛剛說一半一半的時候，他居然不反駁，難道他真的有別的念頭不成？「不行，狗被人打了，下次看到棒子還知道閃開，難道我連狗都不如？」

坐在咖啡店，透過大片落地窗，可以看見市場入口處幾處空



蕩蕩的攤子，出口處停著兩輛載貨的寬大三輪車，車上散落著流浪的報紙、疲倦的菜葉，陽光燦爛，更照得霉斑油漬異常清楚，過於真實，令人無法忍受。江寶感覺自己被甩了一巴掌，反倒嬌嗔起來：「文件這麼多，我回去再仔細填；只是我一直想，要是沒有那條頭紗怎麼辦？我就不能結婚了。」天成為她的憨態而喜悅，說：「沒有頭紗，妳還是最美麗的新娘。」

她氣得頭暈，手軟得拿不起店裡的刀叉去劃爛他的臉，她不願意再聽任何空頭的誇讚，貧困不見得難以原諒，但何必裝成自滿自足。語柔看見媽媽的臉色變了，拿小湯匙一下一下敲打玻璃杯，斜眼瞪著天成，說：「沒有你這個老頭，媽媽也一樣美麗可愛！你根本就不懂頭紗有多重要對不對？」勞頓的天成，本來就被這些文件和瑣事惹得心煩，加上母女的絮絮叨叨，氣得把文件往桌上一摔，大吼：「閉嘴！妳這個女人閉嘴！」語柔回罵：「兇個屁！你嚇到我媽了！」扶起江寶就走，江寶不要她扶，冷冷地看著她與天成之間，拉起了一道一道藍綠色的半透明塑膠柵欄，每拉上一道，天成的面目就越模糊，她終究得縮回那個她極想丟棄的硬殼，他恐怕是她這一世會遇見的所有男人的最後一個，居然是以這種方式告別，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她眼中的天成已然是一片漆黑，她嘆口氣，說：「我可以更軟弱，如果你更現實。」

坐在語柔的車上，江寶靜靜地流淚，所謂繁華落盡，黃昏之愛，如許痴迷，現在看來多像老年人一時妄想發作。相處時不放在心上的小疙瘩如今散發著令人疑惑的氣味：她懂大大小小的臺北事情，他卻總是模模糊糊的，恐怕不是豪情而只是萎靡；誰知道他性愛功夫差強人意，是不是因為心不在焉，而與身體機能毫無相關？而這一切都得不到解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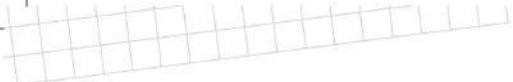
江寶本來想把天成的電話和Line全部刪掉，但已深深背在

腦子裡，只好做罷。她想去刺青，下狠心提醒自己不要再度淪陷，成為失智老人的免費看護。人生的最後，什麼智慧、判斷、選擇、願望，居然全部落空了，都是命，命裡無時莫強求——但如果不是命呢？是人被自己的過去限制而已呢？誰能知道世界上所有真相呢？想來想去，江寶自己都想糊塗了，人到最後連自己都不能依靠，做人做到這個地步！早知如此，年輕時就要賴到底。她真是後悔。

不管是喪氣的江寶，還是後來瘋狂追問真相，乃至咆哮、哭泣的天成，都不會知道，那天傍晚語柔送江寶回去後，馬上給哥哥打電話，把下午的事一清二楚地說了，要他不用擔心，弘毅聽了還是不明白，語柔蜜蜂般的聲音嗡嗡響，刺人耳膜：「笨死了！我給他們看的那條是大英博物館的古董頭紗，沒有人能買，也沒有人能賣，懂了吧？」

就在兩個人席散湯冷沒多久，貴生死了。據說是趁著素君出去旅遊，偷吃神明桌上的紅豆大福噎死的；但也有人說，本來體重就超標還吃那麼甜，春天天氣變化大，一下子腦中風走掉，葬儀社說死了幾天血還從鼻孔流出來呢。貴生的兒子不得不從紐約飛回來打理後事，不知道堆排多少錢才擋下素君在喪禮上露面。致哀的人稀稀落落，瞻仰遺容後，天成只覺得世界罩著一只大紙箱，紙箱外那個更高的天空降下豪雨，紙箱在雨中發軟，變髒，破爛，在完全解離之前，裡頭的人只能摸索著過活。天成端詳手上的傘，覺得每支傘骨都比他硬朗，他有點想哭。他只是想老來有個伴，不知道為什麼江寶顧慮這多，歷盡人生風霜的兩個老人能談得來可不是小事，要躲過多少歲月的捉弄！這還不算奇蹟嗎？還不夠幸運嗎？或者說人與人罕得的奇蹟與幸運還不足以被稱為愛情？這樣想豈不太悲觀了？這樣想來想去，愛情到底是由





內而生還是偶得於外？天成都搞不清楚了。

才走出殯儀館的門口，就聽見一些久未見面、也不想再見的「老朋友」罵個不停，十分難聽，罵的對象是瑪拉。

天成吃驚地問：「瑪拉？哪一個瑪拉？」

他們冷笑著說：「不用裝了！老王八蛋，瑪拉就是陳素君呀，還有哪個瑪拉？」

有。他腦袋一晃，雙眼一閉，緊緊抱著胸前的小背包，踉蹌地偏到一旁的空地，耳鳴，胸悶，他逼自己大口喘氣，抖著手，轉個不停的機械錶在此時發出了不尋常的金屬噪音，他覺得自己忽而失去意識，忽而驚醒過來，在這樣的間歇性痙攣下，他總算記起方才湧上的念頭，他抓緊手機，按下江寶的電話號碼。鈴聲響起，嘟——嘟——嘟——她會接的，她會接的，他相信等到她和他一樣，也不信所有關於人生的鬼話了，她會接起他來。

小說組 佳作

〈江寶，或是天成〉評語

鍾文音

一篇彷彿現代都會的老人殘酷物語，老後的現實啟示錄，將老人面臨第二春的婚姻與年華（死亡）的惘惘威脅，藉由一場場的身體頹敗與彼此的斤斤較勁，老人相處一輩子的油嘴滑舌，調侃世故，一幕幕地竟寫出了無比的華麗與蒼涼。

簡直是深入骨髓的逼視老人兵臨城下的各種處境，且在這種窘迫的處境下依然想要覓得晚景感情慰藉的一絲可能，即使臨老入花叢許是一場場等著收屍的騙局。

作者的語境活潑，十分貼合人物的身分與存在處境，對話直白且不留溫情，也因此讓人讀來有一種凌厲的傷感。歲月把這群老人輾得既殘酷又真切，喪偶的失去的失聯的失智的，將此種種雜揉成一幅老人眾生圖的縮影。

老後的感情對象將是晚景謝幕前的最後一人，一路讀來，隱隱如晚年版的後半生緣，一切是再也回不去了。





小說組 佳作

微光

蘇飛雅



蘇飛雅

簡歷

國中國文老師、文字工作者、家庭煮婦。收到得獎通知的時候，還在與親愛的兒子冷戰當中，而爭執的起源就是手機使用權，我們已為了這個問題多次衝突，但願領獎的時候冷戰已結束，我是迷糊又搞笑的媽媽，他仍是貼心又懂事的孩子。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的青睞與相信。

謹以此文獻給我在天上的舅舅，勞苦半生、失意多年，更煎熬多年混亂多年，若有來生，一定要投胎到好人家，好好唸書、好好唱歌、好好生活，一定要幸福喔！



微光

夜深了。

落地窗外，只有街燈範圍的景物還看得清楚，大王椰子的樹葉，寂寂擺動，想攫抓什麼，又不是真的想得到。

她在室內，看著窗外三三兩兩的人影，偶爾回到書上，民法第1138條，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手機嗚嗚抖了起來，裡面有一個尖銳的女聲：「文馨，你爸爸在鳳山安祥療養院，你們家賣出去了，四百一十萬，你自己找時間回來收拾。」

民法第1165條：繼承人得限定以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她跟著唸了幾句，低頭看向自己的布鞋，彷彿看見那個洞。

「王文馨！」

老師一喊完，她身子不自覺抖縮一下，他們馬上笑了起來，一個寶特瓶沿著完美拋物線，剛好落在她黑裙上，他們笑得更響了，整間教室幾乎沸騰，空氣裡噝噝雜雜的嬉鬧刮刺耳膜，像老師的指甲，擦過黑板。她垂著頭，站了起來，制服上一塊醬油黃完全攤開，醬油黃的下方，許多條狀的墨痕，可能洗過了，可能根本沒洗，像衣領上的汗漬，她都說有洗，可是連樹上的蟬都不信，她在一時無法收束的輕笑中走上講臺，特意往老師身後挨擠著，老師不耐煩，大斥：站過去一點！

他們笑得全身顫動，桌椅喀喀作響，她覺得臉上有針，整個人熱烘烘的，汗珠子不停滾落，老師的手指重按琴鍵，她好

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急張了口唱出「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

一切都沉澱下來。

男生睜大了眼，幾個女生斜眼看她。

她一唱完，趕緊垂下頭，議論聲又沸騰，他們順著她的眼光，盯著布鞋鞋面上那個笑出棉絮的破洞。

下課鐘響，四大金剛不動聲色靠攏過來，好像突然變天的夏日午後，她不敢反抗，默默跟到廁所，昨天，他們把裝滿衛生紙的噁臭垃圾桶，整桶套在她頭上，今天，想玩頭撞牆的遊戲。

她沒有哭。

她哀嚎的時候沒有眼淚。

三歲的時候，母親要離開了，把她和弟弟丟在阿嬤上班的百貨公司，她眼眶湧淚追了出來，對著母親的背影大吼。

後來的日子裡，恨在心土發芽、茁壯，剛開始她還用淚澆灌，後來，沒有淚了，恨變成一棵高聳的枯木。

老師准她進入合唱團，也給她擔任司儀的機會，可是她實在太髒了，抽屜亂七八糟，書包也亂七八糟，老師想不通，為什麼每一張考卷都能皺得像，剛打開的報紙球，還有腳印和車輪印，老師查閱她的資料，發現她的弟弟在本校資源班就讀，於是推斷這是家族遺傳，有一個老阿嬤，常來給她送東西，也坦承，王文馨和她弟弟，是沒有媽媽的小孩，爸爸在開砂石車，於是，一直鼓勵她，「去讀資源班啦。」

她的父親，在還沒有變成糟老頭之前，也是會笑的。

他撐著鬆垮的眼皮，腋下夾著男用黑色皮包，握著黑金剛，



走進導師辦公室，老師們有點愣住，這工地來的人，要找誰？

在辦公室，他沒有動怒，撐著鬆垮眼皮，一字一句告訴老師，文馨功課不好是事實，但我的小孩我很清楚，她是笨，而且懶，但她沒有她弟弟那麼嚴重。

老師聽完，不敢回嘴，支吾著，「去資源班的話，課程上得比較慢，而且是一對四或一對五教學，所以……爸爸可以考慮一下……我會再觀察。」

簡單對談後，老師要送這個工人離開時，還張望窗外，猜測著，他的怪手停在哪裡？

工人卻沒有離開的意思，「老師，還有一件事，文馨的弟弟回來告訴我，姊姊常被同學打，膝蓋破皮，手臂和額頭都有傷口。」

老師沒有立刻回答父親的問題，有點慌亂地將他領出辦公室，在走廊上略帶羞赧地說，有調查過了，知道是誰惡作劇，然後請路過的同學去把一干人等全帶到辦公室。

同學跑開後，老師和父親，沒有任何交談。

校門外車聲轟隆，好像每一臺都是砂石車，天光大作，不流動的空氣快讓人窒息。然後，是文馨先出現，做父親的第一次在這麼光亮的所在看見自己的女兒，羞愧得額間都能擰出一把水了，她的制服怎能灰成這樣，而胸前的黃斑太刺眼；腳上的布鞋還破了一個這麼大的洞。

父親的面容歪曲、難為情，他確實有想過要買新布鞋，還不只一次的想起這件事。

老師的氣焰衝了上來，站在一旁有沒有笑，他不敢確定。

然後，四大金剛出現了，父親望著那四個男孩子，高的壯、

矮的胖，制服在胸前敞開，露出V字型黝黑亮麗的肌膚，手上都有電子錶，布鞋都是大賣場內常見的牌子，他們不敢直視王文馨的家長，卻都站著三七步，偶爾斜眼看一下老師，看一下辦公室內部，瞪一眼，路過的人。

他們的布鞋，不但沒有開口笑，還新穎的很，父親警覺到女兒的安全受到威脅，調整了姿態，和口氣，要他們向文馨道歉，並且保證下次不再犯。

可是四大金剛之後，還有七小惡魔，還有很多女同學帶刺帶笑的輕蔑，她在合唱團唱歌的時候，旁邊的人、前後的人，總是拉出一個過大的間距，她像孤島，搖搖欲沉。畢業典禮前，她連襪子也破了，不管站在哪裡，那個露出三根半肉色腳趾的洞，挑勾著每個人的心思，他們邊唱邊笑，甚至相視而笑，老師再也忍無可忍，要她離開練唱室裡光潔乾爽的櫟木地板。

民法第14條：對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身事務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最近親屬二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宣告禁治產。

夜更深了，窗外沒有人影，街燈孤立。她闔上民法課本離開圖書館，走入涼涼夜色。

啃完書、到學校游泳池游泳，是這幾年養成的、面對孤獨的最好辦法。寒暑假的時候，她兼職帶國小游泳營，加減賺一些生活費。

可是今晚的水溫特別低。

她身子微微抖縮，最後還是一鼓作氣，把自己丟進水裡，過去的經驗告訴她，身體沉下去的時候，痛，會浮上來。

她依稀憶起，上小學的第一天，父親起了個大早，為她泡了



牛奶，煎好一個荷包蛋，臨出門前，又喊住她，她一仰頭，巨大的父親蹲了下來，替她調整百褶裙的吊帶，又把手伸進裙子裡，慎重地拉扯制服下擺。

然後把她抱上腳踏車後座，踩著愉快的踏板，上學去。

被同學霸凌的事，持續了兩年，因為快畢業了，同學間漫漶著淡淡的哀傷，可是討論畢業旅行、互簽畢業紀念冊的時候，一下子又把哀愁給沖掉了。而這些都不關她的事，她不參加畢旅，也沒有精美的心情紀念冊，她看他們，像一部逼在眼前的電影，她伸手就能觸摸，卻一再發現那只是塊投影布幕，他們看她，憐憫的成分比較多了，也會流露小小的擔憂：這個弱智的骯髒鬼，畢業之後怎麼辦啊！？

也許，自己真的有點弱智。

升上國中後，她的考卷和分數，更是慘不忍睹。而弟弟的力氣更大，塊頭也更大了，她罵他不洗碗，他就撕她課本和考卷，她搶他的電視遊樂器，他就揍她。

第一次聽到那種尾韻上揚、帶著驚喜的「哇嗚」，是在游泳課的時候，她以為體育老師讚美的是別的同学，可是她左右兩邊的水道都沒有人啊，清透的水花嘩啦啦還響在遠處，老師發現了她的天賦。

把她頭上洶湧的烏雲，撥開一點點。

老師彎下身，直視她的眼睛，溫柔地說，「請爸爸簽署加入校隊培訓的同意書，還要請爸爸幫你準備划手蹼、泳帽、泳鏡，最好都是矽膠材質的，可以的話，準備一套防寒泳衣，沒有也沒關係。」

她仰望戴著金框眼鏡膚色黑亮的體育老師，心裡很想說：可是我們家沒有錢。

走回家的路上，烏雲又聚攏過來，爬上那個頂頭加蓋的房子後，等著爸爸，和爸爸頭上更濃更重的亂層雲。

她的家，明明沒有淹水卻總是潮濕陰暗，流理臺上有綠癬，垃圾桶旁，長出香菇，洗手檯的排水孔和馬桶邊緣，小草正茂盛。

結果，那一個晚上，爸爸和弟弟都沒有回來，她和阿嬤，吃完晚飯後，挨著爬滿壁癌的牆，沉沉睡去。隔天一早，爸爸兩眼血絲撞開家門，在極度疲累中撐著眼皮判讀她遞過來的同意書和泳訓應備物品，然後，眉眼更垂，額間線條聚成一道道深溝，擺擺手，要她快滾。

再隔天，她一早起來洗碗，還摺了被，順便踩死幾隻逃竄出來的怪蟲後，怯怯把同意書放在爸爸枕邊，有一點點開心地，上學去了。

當晚回到家，從阿嬤和爸爸的激昂交談中，她聽得出來，前晚，爸爸開砂石車，撞倒一位殘障人士，造成殘障人士的左小趾，粉碎性骨折，爸爸沒有酒駕沒有肇逃，雖然精神狀況很差，但還是立刻將對方載到醫院掛急診，老老實實付了醫藥費後，還包了一個三千塊的紅包，可是，殘障人士還是不滿爸爸提出的賠償金額，堅持提告。

隨著交談越來越激烈，許多操、幹、雞歪、凍娘、靠么、三小，在家裡飛跳，爸爸慣用三字經五字經來斷句，同時表達情緒，她考慮著要不要先躲起來，然後，話題轉到游泳，阿嬤很憤怒，大嚷著，「書唸得這麼差，就讓她去游泳啊！」

爸爸更狂暴，拍桌摔筷的時候，飯粒噴了出來，「幹凍娘雞歪啊，書讀得亂七八糟跟人家游什麼泳，幹！無錢跟人家學什麼游泳，幹！」



她蹲進儲藏室。

外頭還在劈哩叭啦，她抱緊膝蓋，看著牆角不知何時冒出的紅色磨菇，有些驚駭，沿著牆縫望向床板底下，那裡堆滿髒衣服、塑膠袋、寶特瓶，還有一些發霉發酸的麵包塊，在衣服和食物殘渣間，長了蕨類，和一種不知名的小白菇。

等她餓醒了爬出去時，才發現夜空蔚藍，鐵窗對面，原本吵吵鬧鬧的高英工商已經閉了嘴，睡在儲藏室隔壁的弟弟，可能打架打了一天，鼾聲特別重，她穿過狹窄走道，看到不遠處的轉角，透著異樣的光，那很像黑暗中的檯燈光線，她靜靜走了過去，提著腳步也提著心，走道盡頭，是流理檯和瓦斯爐，爸爸正伏在飯桌上，讀書！

這可把她嚇壞了，她直覺事情不單純，取碗筷、添飯、夾菜，動作很輕很輕，時不時瞄著爸爸的側臉，那本書背脫膠、封底殘缺的書，籠罩在爸爸的陰影之下，顯得乖順，她捧著碗進到阿嬤的睡房，在阿嬤橫躺的身軀旁坐下，在黑暗中吃著冷飯冷菜，她突然想起，那本書，是家裡唯一的書，六法全書。

小時候，她拿來當矮凳，踩在上面拿櫃子裡的玩具，長大一點，她和弟弟撕來摺紙飛機，再長大一點後，沒有再去理過它。

簡單清洗後，揹著泳衣蛙鏡、握著民法總則，她在墨色天幕下往校門口移動，想起爸爸夜讀這件事(當然也是她記憶中唯一的一次)，他讀的應該是民刑事訴訟法，程序法的部份，可是民事告訴裡，規範權利義務的，都在實體法，他也讀了嗎？她記得，他讀到一個段落後，會在空白訴狀前喃喃自語，下筆前，又眉頭緊鎖，有時右手握拳，對著額頭敲敲敲；有時候，又有一種異常的莊嚴。

整整三天，對，她記得，父親花了三個晚上面對那張紙，慢慢慢慢把它填成喜歡的樣子。

還好，她和弟弟的紙飛機，都不是民法做的。

國中三年畢業，基測放榜後，她完全沒有辜負大家對「弱智」的期望，什麼都沒有考上，爸爸拽著她，恨恨找到一家空間不大、設備不新，學費卻貴得嚇人的私立高中。

他要她安分蹲著，不准吵手機、玩電腦；不准進合唱團、游泳，更不准交男朋友，從高一就上夜輔，你他媽的就是給我唸書考大學。

弟弟更糟糕，國中也讀資源班，一下課就是網咖，她懷疑弟弟根本就是偽弱智，他在網咖揪團打怪時，那種專注力、反應速度和敏捷性，根本超乎常人。

那些日子裡，爸爸的脾氣越來越暴躁，眼皮更塌，她有預感，這個頂樓加蓋的房子，隨時會被龍捲風襲擊，最後轟一聲四分五裂；或者，強風挾帶豪雨，被大量土石流淹沒。

他們本來是住四樓的，有明確的客廳、浴室、廚房和臥室，但爸爸把它租了出去，為了增加收入。母親走了之後，爸爸就開始這樣扛著一個變形的家，哪裡漏水他補哪裡，哪裡裂了他釘哪裡，哪裡歪了，他就自己拌水泥亂糊一通，完全無計可施時，他拍桌、怒吼、打小孩！撞到殘障人士、砂石車的工作沒了之後，開始跑計程車，可是車太髒也太破爛，生意極差。他開始向姑姑，也就是他唯一的小妹借錢，五千、一萬、兩萬、六千，可是從來沒還過，姑姑受不了了，偷偷把阿嬤帶走，然後搬家、換電話。

曾經有個乘客，那是她親眼看到的，已經出手招了爸爸的



車，爸爸也已經打方向燈要靠邊停下了，沒想到後面跟來一輛全新的馬自達，這客人馬上揮手要爸爸走開，然後快步搭上馬自達。

那些年，爸爸打她，已不再是衣架或皮帶，阿嬤慣用的、爬山帶的木杖沒有拿走，爸爸使來很順手，稍不順他意，他便往死裡打。

就在她以為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全家唯一的活路時，法院判決書突然乘著天使的翅膀來臨。

那真的是天使的翅膀，她始終深深相信，加蓋的五樓沒有電鈴沒有信箱，法院公文是怎麼安然抵達的！？

被告王鴻圖於民國94年11月26日晚間某時，駕駛車牌號碼TZY-5678營業用大貨車，沿小港區山邊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應遵守時相號誌及車前狀況……致告訴人受有右足踝挫傷併右趾皮膚撕裂之傷害，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已支付醫療費用並額外賠償，乃判定無罪……

爸爸看完判決書後，突然放聲大笑，然後別過頭去。她和弟弟遠遠看著，提防著。

開著超破爛二手Toyota，她還清楚記得，爸爸在前往六合夜市的高速公路上，飆他的超破爛Toyota，她和弟弟在被垃圾淹沒的後座，繼續製造垃圾。車窗大開，吹得一家人像瘋子，收音機裡唱著斷斷續續的綠島小夜曲，可是他們好樂。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啊搖
情郎啣你～也在我～的心海裡飄呀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不～～斷的～向你傾訴

爸爸渾厚的嗓音，在親友間是很有名的，他們說他曾經和歌林唱片的林文隆是同門師兄弟，可惜最後還是因為錢的因素，斷了美好歌星路。

總之，他們好樂！

在紐西蘭餐廳裡，那是她有生以來吃過最好吃的牛排！
逛夜市的人好多好多，燈光燦爛的好刺眼，一切是那麼美好，她和白爛弟弟啃著烤玉米一路打鬧。

爸爸還說要買新布鞋，而他們該看牙醫了。

隔天，爸爸果真逼她和弟弟去看牙醫，他說，牙齒很重要，牙齒的好壞會影響一輩子，可是她和弟弟反過來要爸爸也去掛號時，他卻直搖頭，她和弟弟罵他「臭嘴」、「滿嘴爛牙」，他回罵了一句幹，狠狠瞪著他倆，要他們「閉嘴！」、「少囉唆！」

之後的日子，爸爸活得很帶勁。尤其是十二月七號。

那天，是弟弟的十五歲生日，爸爸在床上擺滿洋芋片、薯條和飲料，她和弟弟一回家，忍不住對著這些驚喜「哇！嗚——呼！」

他們甚至幻想，冰箱裡有一罐超大號可口可樂和一個巧克力布丁蛋糕。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就被踩死，因為冰箱早在半年前就掛點了。



她以為，這一切都是因為弟弟的生日，心裡瀰漫一股酸酸的妒意。

結果不是，那是什麼杜哈亞運中日大戰的時刻。

四點整，爸爸準時到家，還帶了一包滷味。

那也是她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滷味了。

甚麼米血糕、豆干、百頁豆腐，她和弟弟連酸菜都吃掉，湯汁也喝掉。什麼三比零、六比五，又七比六，對她都沒有意義，而播報員說的「位於沙漠的棒球場」，或者「繼郭泓志之後姜建銘也被換下來了」，她都有聽沒有懂，只有弟弟能和爸爸聊一些陳金鋒、增菘璋、張建銘之類的。

她低頭尋找飲料，在一堆被拆爛的包裝紙和塑膠袋中，找尋珍珠奶茶，突然，弟弟和爸爸同時大叫。

她驚得抬頭，手上的洋芋片抖了出來。

爸爸又笑又跳像個孩子！電視裡一個留小鬍子的球員披著會旗，在球場上狂奔，所有球員都追了過去，彼此撞擊、撲抱，跌成一團。

場邊的觀眾歡呼再歡呼。

場上一個穿著日本隊球衣的人一直跪在投手丘上是怎麼回事？

弟弟跳上床，連聲耶耶耶！

她的洋芋片全部掉光！幹！

爸爸瞪著弟弟，準備抓狂了，沒想到，他竟然是對著弟弟說：明天開始，你也去打棒球。

從游泳池回到租屋處時，男友也在看棒球。

他們用眼神打過招呼後，各做各的事。

可是，電視的聲音太大，她在浴室洗手臺前，不停地聽到——兩好三壞這個高飛犧牲打唉呀對方推進到三壘了穩住穩住……

大片水流在手掌和臉頰間流淌，爸爸那張流滿汗水的萎黃臉頰，也來到面前。此刻，她幾乎可以確認，爸爸那時候的狀況已經很不好了，他的蛀牙問題從沒徹底解決過，血壓也沒有穩定過，他的肝或腎，已經出問題了，所以臉色一天黯過一天，他說有人在監視他，還說民進黨高層人士遲早會找他出來選副總統……

沒事的話，她和弟弟避免與他的眼神對上，試著不要去激怒他，不管任何事情，以前還有阿嬤擋在第一線，阿嬤先是斥責然後恥笑他，「你有多了不起！？你是什麼人物？國民黨要監視你？民進黨要找你當副手？你頭殼壞去！」

之後的幾年裡，活在被世界遺忘的頂樓，不開燈，她甚至找不到爸爸。

杜哈亞運林智勝敲出再見安打、中華隊逆轉奪金的隔天，爸爸真的把腦筋動到弟弟身上，他從大型社區的回收場，扛回一個彈簧床墊、弄來一堆脫了線的破舊手套和棒球，在五樓公寓前的狹路上，展開特訓。

他先把彈簧床墊綁在電線桿上，讓弟弟從巷口擲球，面對無臉捕手，弟弟的表情很臭，很像班上敢跟老師翻桌對嗆的男同學，爸爸說，「報名三信家商的棒球隊好不好？」，他不回答；爸爸又說，「那高苑好不好？」他還是不回答，他已經長到一百七十五公分，肩臂因為多年的「磨練」，非常厚碩，整個下午，小巷子裡響徹砰！砰！砰！砰！

她有時想著，會不會，在爸爸的耐性磨光之前，弟弟已經對



準他的後腦杓，以王建民等級的球速，颯擲過去。

那些球，爛到外皮全脫光，露出粗棉線纏繞的橡膠芯，有的笑裂了嘴，傻頭傻腦滾得好遠。

總在一籃子的球快擲光前，爸爸開始東跳西走地撿，從車底下、草叢裡，或水溝邊，一一拾回那些寶貝，拾得面色潮紅。

汗珠掛滿額頭、鬢邊和胸口。

後來，他又給弟弟釘了一個仰臥起坐專用架，放在臥房裡，正對著電視，還規定他早中晚練習的時數，還屢次打給她的表兄姊，請他們幫忙留意日本棒球隊的新秀選拔時間，對著電話，他抱怨臺灣棒球隊的教練瞎了眼，竟然只把文彬放在二軍，還不給他出賽的機會，真是可惡，太可惡了！

漸漸地，連表兄姊也斷絕聯絡了。

爸爸每次聽到對方的語音信箱，都恨得大罵：幹凜祖媽！幹XX機歪！

她關上浴室的門，關上和棒球有關的一切。

在洗衣機旁，蹲了下來，雙手環抱自己。

民法193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

195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有時她會錯覺，自己其實是在唸誦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驗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說法律是窮人的觀世音菩薩，也沒有什麼不對。

爸爸用拐杖痛打她的時候，她就是這樣一路狂奔一路觀世音菩薩保佑，直到上了火車，到了新竹，睡了兩天公園後，被一個

好心的中年男子撿到，他給她飯吃，帶她去處理傷口，因為瘀血處太多，兩腳腫得像黑輪；背上和手臂，有無數條開口笑的撕裂傷，躺了一個月，才開始找工作。

他給她的家，比加蓋的頂樓好多了，可是她非常不擅長打理家務和清掃。慢慢地，小蘑菇又長了出來，牆角、洗碗槽邊緣、洗手臺下方，還有洗衣機後面連接出水孔的地方，都長得比陽臺盆栽裡的植物好，陽臺的光照太強，不適合菇，也不適合她。

因為這些惹人厭的菇，還有總是髒亂的環境，她被男人罵過好幾次。

有一小段時間，父親戀愛了。

在表哥的婚宴上，著西裝和粉色襯衫的他，結識了某個遠房親戚的親戚。

她和弟弟都認為，那是因為爸有洗澡、洗頭、打領帶、理鼻毛和理髮的關係，那真的是一場華麗又殘酷的夢。

那個阿姨長得那麼美麗細緻，怎麼可能看上他們的爸爸，而且，爸有神經病、腦袋不正常，阿姨不可能不發現的。可是，事情真的發生了，又因為阿姨生得太美太白，與媽媽那種聲音粗沉、皮膚黝黑、眼珠子黑白分明的阿美族女子，相差太大，他們從來也沒辦法把阿姨與媽媽，或者後媽，聯想在一起。她有濃密的捲髮，靜靜停在肩頭，也喜歡有荷葉邊的連身洋裝；她的口紅是磚紅色，搭配細巧的嘴鼻，剛剛好。而且，她還有乾淨的額頭，對比姊弟倆總是油油亮亮長滿痘痘的額頭，也剛剛好。

於是爸爸開始放鬆了對弟弟的訓練，也不怎麼理會她的模擬考成績了，對於她的交友情況和假日出遊，也沒那麼機車了。

於是她偷偷答應了隔壁班男生的告白。



最棒的是，Toyota被洗乾淨了，裡面的寶特瓶和被揉爛的菸盒，少了很多很多。

他們偷偷研究並統計著，衣著的改變最明顯，其次是刷牙的次數，然後，跑計程車的時間加長了，晚歸的時候越來越多，但是進家門的那一刻，是會微微笑的，重點是，對國民黨的幹譙，也少了很多很多。

再後來，他們聽說這阿姨是有夫之婦，但無所謂，這樣的人生實在太爽了，弟弟又能上網咖，而她和胖子男友也能盡情地……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親這樣帶勁的活著。

她好希望夢能晚點醒。

可是，爸爸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竟然把阿姨帶回家。

阿姨看著她，又看著剛染髮的弟弟，露出一種修飾過的、很壓抑的「驚喜」，其實驚駭比較多吧，瀏覽過她的身材後，阿姨嘆了一口氣，她說，如果那個來了，不方便跟爸爸講，你就打給阿姨，阿姨下次來，幫你買件小可愛。

偏偏阿姨之後就沒有再來過了！

她說不上來，但內心有一小部分，與母親有關的一點溫暖和想像，隨著阿姨的消失而死去，她在內心低吼了好幾次：幹！

而爸爸，她更不敢面對，他的眼皮、臉頰和肩線，整個塌了下去，穿到稀薄、充滿汗酸和油漬的POLO衫又出現在他身上，過舊且鬆垮的萬用休閒褲也回來了。

褲腳總是沾滿泥沙。

她從陽臺上俯瞰爸爸，那根本是一個跛腳的糟老頭。

按照進度，民法之後是民事訴訟法，開學後，重點要放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律倫理，十到十二月，要把憲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私法再看過一次，這樣才有可能在明年八月前看完所有考試科目，後年，考第二次，一直到考上為止。

如果撐不下去，就到泳池，蛙式、自由式之外，她還自創魚式、旋轉式、亂舞式，她在水裡，從來不感到孤單，因為不用講話，不用和人講話，也就沒有人際關係的問題，她把所有知覺都放在水流、水壓和浮力，有時候她就是一條魚，穿梭在空氣和水面的交界，肺和鰓，都獲得自由。

包括痛。

高三的某個下午，父親在房裡。沒有開燈、沒有電視、沒有冷掉的飯菜，連平日吆喝弟弟俯地挺身的口令都沒有。

鐵窗外，大雨急急，室內很昏暗。

她拿著大學推甄的榜單和報到通知單趕回家，心裡其實很害怕，為了能不能唸法律系，她已經被毒打過好幾次，除了淡了又深、深了又淡的瘀青和傷痕，還有身上許多窟窿，爸爸喜歡的那個阿姨，選擇回到她丈夫的身邊後，滿屋子的操、幹、雞歪、凜娘、靠么、三小暴增起來，原本夜裡會發光的菇，和蕨，全都萎靡死去，洗碗槽上的絨絨苔癬，也枯黃了，爸爸每次把幹你娘雞歪、操你媽不要臉、死查某因仔等字眼潑在她身上時，她身上會立刻蝕出一個黑窟窿。

她的同班同學看不下去，跑去報告老師，老師約了爸爸面談，情況才好一點點。

可是，她還是很害怕，緊握著玄奘大學法律系錄取通知，她想，爸爸總會笑一笑吧，也許笑完了還是要打，可是，「爸爸呀，」她在心底吶喊，「唸立志也沒有什麼不好，這是帶唱三年



國歌，當了三年司儀的禮物，老師給我加了好多分，我推甄上玄奘法律了。」

一進門，爸爸已經等在那裡了，她有點疑惑，爸爸怎會知道今天推甄放榜，還刻意等在家裡？五、六點的時間，是小黃生意最好的時間，雖然他的計程車很破爛，車內又髒成廢墟，她常聽他抱怨，載不到客人。

可是，加減開，多少賺一點啊。

她進到客廳，其實也是臥房，以前是阿嬤睡，現在換爸爸睡，爸爸的手裡已經握著木杖了，她心一沉，很想拔腿跑，可是爸爸抬眼，冷冷看著她，慢慢開了口，「你是不是跟班上男生在談戀愛？」

她一驚，心臟奔到喉嚨。

「是不是還有去練唱？」

「爸爸怎麼跟你說的！？」

她把紙袋藏在背後，故作無事，右手卻抖得厲害，爸爸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他扯過紙袋，撐起眼皮瞪視，「法律系」這三個字，實在太搶眼也太刺眼，爸爸千叮萬囑，要申請護理系，女孩子當護士最好，將來搞不好變成醫生娘，不准讀資訊和法律，那是男孩子在唸的，「幹凜娘你三八雞袂見笑，就想和男人搞在一起是不是！？」

「幹！」她被自己的反擊嚇到了，她好怕他神經病一發作，一下子就撕了她的錄取通知，「你打官司可以看六法全書，我為什麼不能念法律系，多少窮人沒錢打官司，什麼叫做就想和男人搞在一起！你給我說清楚什麼叫做就想和男人搞在一起！」

爸爸霍地站起，扯住她衣領，「塞你娘卡好！幹！我跟你講

過民進黨要我當副手我是異議人士國民黨一直在監視我操你媽你聽不懂嗎？爸爸這麼辛苦就是要保護你們，你去念法律考律師將來國民黨不會找上門嗎？」

「爸爸……我們去看醫生好不好？你沒有神經病，只是看身心科……」

爸爸抄起木杖，她要奪門而出已經來不及了。

她一路逃，逃到新竹，晚上睡公園，後來在大賣場上班，之後又搬到中壢，也在大賣場工作，生活費和學費一時間沒法同時湊齊，只好放棄玄奘，兩年後，重新報考中原法律，終於當上大學生了，她打給弟弟報佳音，弟弟卻說：「幹！原來你還活著！爸爸在計程車上中風，自己去撞安全島，幹！昨天才出院，右手左腳都壞了，話也不會講了……」

她一時反應不過來，只能聽著弟弟又說：「你那天有被打很慘嗎……幹凜娘你幹麻不說話啦……你和胖子的事是我講的啦，我怎麼知道他會這麼生氣，幹！」

夜深了，她爬上床把自己蜷起來，蒙在被子裡。靜靜想著頂樓廢墟裡，靜靜發光、微晃的小白菇，弟弟大概也把她的電話告密給姑姑了，姑姑說已經把頂樓和頂樓加蓋的房子賣掉，「應該夠付你爸爸下半輩子的醫療費！你找一天回來整理你們的東西！」

她猶豫了好久，終於在期末考結束的下午，推著自己，慢慢向著那個遠在鳳山的護理之家移動，一路上，她領悟到，當年，被生活逼到死角的爸爸其實已經精神失常了，否則不會那樣狂暴易怒、動不動以下賤三八雞糟踹女兒，口口聲聲說自己被國民黨



迫害，說教練打壓弟弟，還好謝長廷要找他當副手。

她應該更早警覺的。可是，就算提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會乖乖就診嗎？唸法律系和勾搭男人有啥小關係！？他有可能去看精神科嗎？還是下手更重，直到女兒癱瘓、腦震盪。

來到護理之家的時候，她遠遠就認出爸爸的背影，他正在輪椅上鬧脾氣，左手亂抓，嘴裡「啊幹」、「啊幹」地吼著，口水流淌，護理人員在旁邊哄著，也不敢太靠近，那果然是她的父親，只是瘦了很多，她走了過去，讓自己慢慢進入父親視線範圍，她也不敢太靠近，雖然，他再也跑不過她。

涕淚橫流的父親，意識到一個靠攏過來的陌生人，很快抬起頭，愣住。

她還開不了口，就這樣和父親對望著。父親蒼老的可怕，兩頰凹陷，頭髮理得很短，一道從左耳畫到右腦頂的手術傷痕很明顯，銀灰色短毛下根本無處可躲。眼神，還是很兇，他舉起左手，蓋住自己的額頭，突然，哀痛欲絕地，大哭起來，哭得旁人紛紛走避，其他半癱的、失智的、歪嘴斜眼的，卻靠了過來，她還是開不了口，等了好一陣子，他終於哀嚎結束後，才靜靜拿出背包裡的六法全書，撫著舊舊的書皮，她說：「爸……我考上救生員了，我有救生員執照喔……」

至於中年男人的小三這個身分，她不敢講。

爸爸聽著她、盯著她，也盯著那本六法全書，眼睛睜得奇大，好像真的聽得懂，她又一次撫了撫舊舊的書皮，「讓我念吧，我要考律師……」

爸爸忽然皺眉，又瞪著她，思索了一會。

眼淚無聲滑落，終於，笑了。



小說組 佳作

〈微光〉評語

巴代

〈微光〉敘述的是一連串的，通篇暴力高張的，帶有精神病式的父親之怨忿家暴下，女孩與弟弟的掙扎、逃避與試著存活的慘烈畫風；在幾經輾轉，女孩終於考上、放棄又考上法律系的最後，父親也因中風住進護理之家兩年，看似半癱、失智，卻隱隱又存有一絲清醒與理智，以至於同意女孩念法律系似的，淚落而笑。

內容談的是無止盡隨時發生的家暴，間插著法律條文顯示女孩對讀法律系的執念，展演的是暴力下的逃亡、生存與不放棄；而親情與對未來的希望，猶如無邊至暗的一抹微光，看似稀微卻真實存在，既含著淚也懷抱希望。

文章成熟老練，敘事角度刁鑽，才疑惑鋪陳的細碎拼布，倏地張織成網、收束。



小說組 會議紀錄

時間 | 2023年8月14日(一) 14時30分

地點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委員 | 巴代、陳素芳、楊翠、鍾文音、蘇偉貞(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 |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李毓敏、林莉瑄

《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李俐瑩、陳欣妤

紀錄 | 夏嫻蓮

委員們共同推舉蘇偉貞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整體意見與評審標準。

巴代(巴)：各位委員好，我的評審標準一如既往地在一種類型挑一兩篇。整體看來有些敘述的形式是很接近，但還是很多好的文章，今年稿件增加這麼多，對於我們寫小說或是推廣小說的人，覺得欣慰與莫大鼓勵。

楊翠(楊)：這次整體感覺很整齊，第一，書寫與創作的水平在中等以上的很多，書寫的技巧、主題的運作，特別是文字流暢度的部份，都還滿不錯的；第二，相同議題出現滿多，特別是經驗書寫還有性取向的部分，其實是滿好的現象，因為臺灣社會已經是多元的性別認同、性意識，反映在文學作品當中非常鮮明，在內容上面，以往這些主題相對比較幽暗，或者是壓

抑性比較強，這次有些這類型的作品可以感受到非常自然的流動，這也是文學創作非常可貴的地方，可以看到時代感，非常地棒；讓我比較感慨的是，書寫技巧都已經中等以上，可以把主題寫到很好，但技巧的展演，邊界超過的其實還滿多，也許是寫作者正在調整，但要如何把技巧玩得適切，並真的能夠把主題突顯出來，有一些可以感覺是很老練的文字，可是好像有點過了，可以再收回來一點，就會更好；最後就是現實主義的題材，相對比較沒有那麼成功的作品。以往參與許多次高雄在地的文學獎，這次在地的感受也稍微淡了一些。

陳素芳（陳）：大家的文字、敘述技巧都不錯。在題材方面，包括這幾年流行的性向的問題，今年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好像家庭傷害滿嚴重的，這類的題材滿多的，還有一種是反映現況，青年人在社會上就業的情況，可以看到很多的社會現狀，但是大家都在表現這樣現狀的時候，焦點是不是集中？有時候常常有一些不必要的枝節，會出現在那種回憶往事。還有幾篇作品，感覺這是系列寫作的其中一部份，這種情況之下，就這篇小說單獨來講，有些人是可以不必出現的，這個人物在這裡出現當作一個短篇小說來參加比賽的時候，雖然這個人物很精彩，可是這個角色在裡面可能是多餘的。參加文學獎的作品，常常會感覺到一些企圖心很強的作品，變成有大題小作的現象，有時候好看的小說是小題大作。

鍾文音（鍾）：因為這次的量很大，來自大陸、香港等地的作者非常多，從語言跟腔調的用詞就可以判斷從哪裡來，重要的是某一種類型的寫作者，有種很固定的腔調，就是像文學獎的腔調，這是我一直想要避免選這種很鑿痕的東西；另一種就是不到位，這兩個很極端，有的很靜態書寫，有的很精緻，但卻顯得太堆砌；有的太閒散，或太戲劇化，這兩端的作品還滿大量

的，我自己會選擇在某種小小的點上去輻射他想描摹的世界，而不是把時空拉得很長，形成斷裂感，或者太跳躍，寫起來好像在走高空的魔術師，這類的作品特別多。另外就是暴力傾向這類作品，確實是集體傷害的一個縮影，也展現在短篇小說的量大裡頭，我覺得以量大作為這次徵選的展演舞臺，使我看到大家對於短篇小說有一種刻板的想法，但因類型多，也可說是在閱讀時的收穫。在這次小說中的未來感、科幻感作品也特別多，當然新世代寫作者很多人已然朝向這個面向，即使是我輩寫作者也開始輻射小說的未來性，可是未來感的小說其實反而很需要一個現實，有這個現實紮實基礎的擴增，才能寫出想像力豐饒的未來感小說，而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

蘇偉貞（蘇）：我的感想是兩個，一個就是題材的多元，包含田調、性別、政治、社會弱勢、科技，甚至有一些軍事成分的書寫；第二個，感覺這一次好像在地的人、聲音比較少。綜合前面兩點，我還很意外地發現，即使他有很多涉及AI科技，但是整個的心態反而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用現在的語調、或現在的狀態在寫科技，包含未來，這比較讓我疑惑，科技的書寫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腔調，或者是用什麼樣的語言、文字？我們在這次比較少找到答案。即使是在地的書寫、反映在地較少，還是用比較開放的心態來看待這個文學獎，終究必須要有所擇選，因此在這麼多元題材的狀態之下，我比較重視弱勢的性別議題，不然會感覺在這麼多的文海裡頭很難聚焦，所以我就先把像社會政治等等先避開了。因為這次文學獎改成線上也能投稿，所以這一次的數量很多，覺得也是好事。

複選結果

本屆小說組總收件數為二百八十一件，複選結果共二十一
件作品進入決選。兩票四篇，一票十七篇。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兩票	變漁	楊翠、鍾文音
	擺盪	陳素芳、蘇偉貞
	中戰	楊翠、鍾文音
	微光	楊翠、鍾文音
一票	地平線的海	陳素芳
	P	鍾文音
	南方蠻事	巴代
	望遠鏡的島	鍾文音
	像烏龜一樣	陳素芳
	江寶，或是天成	蘇偉貞
	鑽過裂縫	蘇偉貞
	地理題	蘇偉貞
	地震儀	陳素芳
	妻體師	巴代
	凝視妙麗；妙麗凝視	巴代
	螢光魚	蘇偉貞
	萬物生長	蘇偉貞
	力凱的夏天	巴代
	人形	巴代
	阿菊	楊翠
	男子漢的虱目魚糜	陳素芳

經委員們討論，各委員針對所有作品再次票選四篇，再進
入第二輪討論。

第二輪共有十二篇進入討論。

第二輪投票結果

票數	作品名稱	投票評審
三票	變漁	楊翠、鍾文音、蘇偉貞
	擺盪	陳素芳、楊翠、蘇偉貞
	中戰	陳素芳、楊翠、鍾文音
兩票	微光	楊翠、鍾文音
	江寶，或是天成	陳素芳、鍾文音
一票	南方蠻事	巴代
	鑽過裂縫	蘇偉貞
	凝視妙麗；妙麗凝視	巴代
	螢光魚	蘇偉貞
	力凱的夏天	巴代
	人形	巴代
	男子漢的虱目魚糜	陳素芳

一票作品討論

〈南方蠻事〉

巴：這篇的特點，個別的故事去講他們個別的遭遇，用一個非常精準的標題，這個「蠻」有一種天荒、不文明的意思，它所敘述的這些事情，都是在它改革開放時期所遇到的問題去集結，這讓我想高雄怎麼發展，過去從拆船、色情行業、餐廳、歌廳，整頓市區的發展，等於有種連結，所以我特地把這篇選出來。

陳：這個小說是片片段段凝聚起來的，再用一個標題來統籌這件事，有點找不太到焦點，我感覺比較像散文或青春回憶錄，是片段的；但如果是講青春，它每一段都很精彩，像是「大流子」那些，我覺得很精彩；但如果能就其中的一個把它發展，

會能夠讓人更有感覺。

楊：我認同素芳提到的，文字是俐落、精彩的，敘事節奏很好，但好像故事沒有開展就換下一段，會感覺它要去談的那個「南方蠻事」的主題沒有被開展，假設要這樣子設計段落，也許要有個串把他們連接起來，這是比較可惜的。

鍾：在我的閱讀經驗裡頭，這類大陸的小說有很多，我覺得它的問題來自於時間軸線的拉長，十年之間用一個碎片與一個碎片跳躍，沒有彼此懸接。如果是長篇小說就可以這樣寫，但短篇小說在塊跟塊之間要有連接，若沒組裝成一體，就形成斷裂，這還是比較大的問題。

蘇：這篇以南方命名，敘事基本上其實是分成兩條線索，人物非常多，其中有些小細節寫得滿美，好像沒有為了什麼而寫，譬如像〈並非一夜情的故事〉那個段落，你以為它會朝向一個什麼發展，結果它停止了，它就是要告訴你，這並不是一個一夜情的故事，這種手法挺西方的。就像文音所講的，大陸這樣城鄉、成長的書寫其實非常多，那種段落的，尤其是像礦山，所有變得像有勞這樣子的人，他們回鄉打工這樣回流的道路，在大陸這幾年的書寫或者說現實其實都滿多的。滿可惜的是它的題材滿龐大，而且連繫上一種現實的反映，我其實滿喜歡這篇的，但是缺少了故事主軸。

〈鎖過裂縫〉

蘇：這篇我比較聚焦在性別議題或比較弱勢的選擇，這裡的主角人物相對於很多篇章的人物不那麼明顯，這篇很清楚告訴我們，發展在十歲的女孩成長的過程當中，所經過的生活、地方

都是一個裂縫，也形成了她成長的路線。這樣的成長小說，用十歲的眼光來看待，對我來講挺有對記憶回望的感覺，拉出一個差異空間，這個差異空間是很動人的，尤其它形容小巷就像是一條漏水的裂縫，這個形容很生動傳神。它在後面有個更強大的心理背景，一個妳沒有辦法回頭的，而且勢必日後會一直處在一個贖罪的狀態當中，才有了這篇小說，這部份是我自己隱隱約約讀到的。

鍾：其實偉貞講的那種巷子的穿梭是很迷人，但最後的結尾有點簡化，還有母親的那種刻板化的描寫，這部分也有點可惜。他內文裡面那些對比的寫法本身就有一種迷人的調性，但我還是覺得那個細緻性上的結尾點有太突然，這裡有點可惜。

陳：他寫那種小孩子類似純真的邪惡，寫得滿好的，主角其實也知道，心裡面隱隱有類似的想法，但我覺得後面媽媽的反應、然後結尾有點草率，可惜了它前面的布局，入溫室的形容寫得很好，但是後面把那個「手」寫得太詳細，其實可以隱晦一點，媽媽的前後反應很刻板，比較可惜。

蘇：但是我在看的時候，覺得他藉由一種刻板的反應，我們所不知道沒有被描寫出來那個小女孩的內在，當然也許是我自己過度解讀了。

楊：前面可以隱約去讀到敘事的分際拿捏很好，沒有過度的去講她的嫉妒或喜悅，那個氛圍就隱隱然的，她又要跟他當朋友，但又覺得有一些差異對比，那個東西的拿捏，都有一種非常恐怖平衡的邊界感，多一點或少一點就會塌掉的感覺。但我非常認同剛剛文音提到的，我覺得結尾有些塌掉，暗巷布局的前半部都還是好的，但是後面要去展現這個幽微的，又有一些

很微妙的心理拉扯，那些多重的話，有點太單薄了。

巴：其實初選裡面我有選這篇，原因是過去的經驗就遇到，因為我住台東，有很多榮民之家，附近就會形成一個小小的眷村，榮民之間的眷村會有很多這種巷子，就會有很多那種手，在看這個文章時我似乎看到我曾經看過的很多東西，但是回歸到文章來講，我還是認同楊翠講的，結尾稍嫌草率，我前面讀得很開心，文字很流暢，一個大人寫小女生的過往，或是心情拿捏的好不好也還是可以的，但那整篇文章就在提到一個「躲過」，有沒有躲過這件事情有一點已經預設了某個立場。

〈凝視妙麗；妙麗凝視〉

巴：這篇它很有後現代的感覺，我選它是因為它很特別，就是通篇呈現吵吵鬧鬧、荒謬、不真實又確切反映現實，我喜歡這種荒謬的故事，所以我選它。

〈螢光魚〉

蘇：螢光魚就是一種基因改變，事實上也影射了小傑的概念；另外我非常喜歡的一個情節是當淑梅的男朋友阿進半身觸電以後，她毅然決然地離開了他，就跟阿進的媽媽說你顧你的兒子，我顧我的兒子，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那一刻我好佩服淑梅，我們常說女性主義的人，那一段我是最欣賞的。還有她一直想要唱一首歌，裡頭有跟她身份相違的英文「I love you」，大家都反對，後來一直在基因改變中的兒子彈完了蕭邦之後，最後他想要彈這首歌，他也找出這首歌向他媽媽致敬，他告訴媽媽「媽媽，這首歌的歌名是，是否真愛我。」那也是一個基因的轉變必須要有的武器，是否真愛我，他媽媽是真的愛他。這兩個就是我很佩服。

楊：我滿喜歡這個主題，現在也比較少見，歌舞團的女子，它的情節的畫面感很強，還有偉貞提到這個女子的主體，比如說她跟她男朋友阿進的母親，後來她就不結婚了，以及後來提到受傷的那一段，那個主體也不是好像一種理論套進來的東西，就生活上面展現的一種生命力，我的生命我要這樣選擇，因為我要存活，我要讓我生活能夠推進，她必須要有所選擇，或者說她的尊嚴等等，我覺得淑梅這個角色確實是非常鮮活地被呈現，意象也很好。另外後面小傑唱那首歌的部份也是很好的，但是忽然小傑內心就靠近了母親一點點的那個轉折不夠清晰，比如說他遇到一些挫敗，他就感受到了母親的那個部份也許需要再多著墨一些，後面推進的和解會比較有張力，但我還是滿喜歡這一篇。

陳：我覺得有點通俗，結尾彈鋼琴，兒子就這樣靠近。我覺得有點「想當然爾」，淑梅的角色其實也是，當然她當鋼管女郎很特殊沒錯，但因為通常寫這個大概就是犧牲女兒去為家族做這些事情，當然想到女性主義，而且她跟阿進沒有結婚、那個婆婆的那段還是滿精彩的。她兒子跟她之間的對立跟和解有一點太弱了，而且用一條螢光魚來為這個事情解釋，有點單薄，說服力不太夠，但是整個故事、淑梅的角色是成功的，好看而且題材特殊。

蘇：螢光魚有點太文學了。剛開始我們會覺得開頭會有點摸不著頭緒，因為它慢慢鋪陳，很慎重地面對兒子音樂會，剛開始是看不太出來的，她穿上跟她以前不太一樣的衣服、去化妝、阿財帶她搭高鐵，最後那個為什麼變「慫」了，事情揭曉的時候，那個力量就出來了，也許可以彌補一點。

鍾：前面滿好的，可能是我比較熟悉在地底層的人，我一直覺

得沒有到位，因為鋼管女郎其實包括她的身體、她們對這個行業，我覺得它只是把她架空在一個職業裡頭，包括用螢光魚這個意象，而不是用熟悉這個行業來串起故事，所以人物都在走情節，但少了心裡刻畫，並沒有很立體，我覺得它只有劇情，但是內在薄弱些，小說應該具有內心的東西，跳鋼管是很複雜的行業，在地的都寫得很電視劇，它可以演一個很好的電視劇，可是小說的語言跟人物的內在還是要再更細緻，所以才會有我們討論那些問題，後來那麼快就和解、那麼快就靠近，從鋼管到鋼琴，這個差距其實是非常巨大的，是兩個認識彼此的一個媒合，可是他就很快速的跑過去。我覺得語言的在地化並沒有不好，可是那種很低俗的、像綜藝在地表演那種語言，可以再細緻一點，因為時間軸線講淑梅這樣的一生在當代的現實小說裡頭，它停格在一個老一輩的寫法，可是他的兒子又要很當代，所以過去與當代的懸接這個部份我覺得可以再好一點。

〈力凱的夏天〉

巴：我選這篇的原因很簡單，第一，作者面對原民歧視問題的態度，文章裡面角色的設定採取了一種退縮，就是不直接聲嘶力竭的抗議，而是一種無奈的、接受的狀態。回到部落去，他沒有辦法去理解，好像部落也沒有東西讓他去接觸所謂的傳統文化，就像是語言的部份。第二個，時空設計得非常好，他用兒童醫院裡面的精靈跟露安之間的對話，露安跟力凱之間的心靈的連結，使用一個精靈傳遞信件，讓力凱知道關於露安的一些祝福，這個非常有魔幻寫實的狀態，我講的寫實是原住民的現況，不管是都市的原住民的兒童、青少年學習的狀況，遭遇的歧見的問題，還有部落實際現在根本沒有辦法提供我們所想像的原住民應該有的一些文化的給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的文字不是非常的讓人驚豔，平實但是淺白、非常好懂，所以我選這一篇。

〈人形〉

巴：這篇的視角很特別，剛開始讀想說為什麼人形，後來看完這篇文章，他是一個地上標誌，地上標誌可以看到這整個都市非常細節、荒謬的一些東西，他呈現出都市的日常，視角很特別。

蘇：對，有的時候人死了，地面上流下那個血，的確是有那種感覺，但是這篇也是像〈力凱的夏天〉一樣，那種生死的界線，有點太隱晦了，缺乏故事主軸。

鍾：我覺得人形其實就是人死後的遊魂吧，對形體與人情的懷念，使他會回去看他想念的那些，可是細節上會飄飄的，因為寫鬼魂並不好寫，所以有時候會用錯，像是手指緊緊抓住磚縫才能夠不會被掀倒，鬼沒有這種問題，我覺得是作者在回到鬼的這個視角上他並沒有真的「進入」鬼，所以會有些敘事角度的問題。

〈男子漢的虱目魚糜〉

陳：這篇我一直在猶豫，它是用人類學者的評點日誌報告，用這個角度當然會有一些理論上的東西，但是敗筆就是在那個理論，你把前面鋪陳的梗全部消弭掉了。但這篇的優點在於，寫三代這些男人的部分，而且他們都是老二。他阿公其實很暴力、滿口髒話，對他的兒子都是這個樣子，有幾個很好的特點是我喜歡的。寫阿公對待孫子的時候，他接受到他的慈愛，這點寫得很好，因為其實很多男人他最嚴厲的那一面都是在兒子身上，到了孫子的時候就變成一個慈藹的阿公。還有一個地方，因為他是同志，但是這不是小說的重點，他重點應該是在男人的暴力威權、男權這種東西，其中有一段我也喜歡，就是

他爸爸對他暴力相向，可是爸爸生病的時候沒有人照顧，最後是他去照顧，但我不是說照顧這段感動，而是他把虱目魚粥打成漿給他喝，跟爸爸就言語上衝突，他要爸爸道歉，那真的寫得很好，因為那是反映人長期的壓抑之後，所以我一直在猶豫。我也知道它的缺點在哪裡，可是又覺得寫三代男人的故事，到他這一代，我覺得還滿好。

楊：我覺得缺點就是用這種田野日誌的形式，其實寫這三代只需要用葬禮、父權、飲食，就可以折射出文化人類學的主題，不需要通過田野日誌的形式，而且它還叫做田野「對照」日誌，它要把那個理論弄進來，可是到後面就都沒有對照了，所以也沒辦法通過對照使它那個理論可以跟這個現實有一些對話。但其實故事本身是好的，有幾個故事段落確實是滿精彩，用虱目魚糜這個意象其實跟他父親的關係是特別的，我覺得特別有韻味，但是基本的形式結構是關鍵性的缺點。

鍾：這一篇就是形式上的問題，它如果用中篇來處理會非常好，因為大家都認為他的田調這個部份是好的，但問題是沒有一個對照會產生致命的形式上的缺點，可是他如果中篇，就有一個對照，真正的田野論述加上個人私我筆記的對話，所以應該是用中篇處理。另外一個就是在代稱部份是非常好的，我們從小的創傷，沒有辦法叫父親為父親，所以用A，最後一句才跑出爸爸；但是祖父對他是不錯，從頭到尾其實是叫祖父叫豬母伯，我也覺得有點疑惑，這個部份還是要稍微再多一點點，我覺得是因為作者分裂，因為他如果是私筆記的這個私我，他又沒有太失誤，可是理論的論述書寫又會拖沓了非常個人的感情書寫。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寫他在照顧父親這個部份上，寫面臨死亡所帶來的時光對比的感情差異，寫兒子還沒有復仇就要替父親把屎把尿、照顧他的難堪與心情糾葛，但是他有一些對

父親的內在跟他自己的部份還是再繼續深入挖掘處理，只是通過一個虱目魚糜就和解了，吃到糜後就淚流滿面，如此感情過於簡化，所以我才說若是擴大寫成中篇，讓生活的細緻能夠更多。還有父親是不是因為視覺看到粥就開心了？但鼻胃管根本沒有味覺，這也是一個小說現實的細節思考，他打進去的食物必須通過管子，為什麼父親突然精神就變好了？如果因為視覺就有了快感，那麼這一點就要多一點書寫。所以這也是比較有疑慮的。另外一個轉捩點，就是羅莎建議他不要再寫論文的轉捩點何在？所以我才說這篇如果處理成中篇小說會非常精彩。

蘇：回到學位論文的角​​度來看這篇小說，它的問題意識不太正確，它要寫那個X部落，那部落應該是原住民的，我覺得整個的訴求、問題意識是稍微偏了，如果說用部落的博論來展開田野的書寫，這個部落到底是什麼部落？還有他們的老二情節，我也有點不太清楚，老二的處境跟部落的田調有什麼關係呢？但老二的這個部份還是滿不錯的。但作者把自己的性向情慾變成小說的重點，會搞不清楚這與田調有什麼關係？

陳：我那時候就想說部落會不會是某一個代稱？因為他不是原住民。

兩票作品討論

〈江賓，或是天成〉

鍾：在閱讀上剛開始很像在寫老人的殘酷物語，帶點油滑交誼的感覺，可是我覺得很像後半生緣，就是人老了，對於愛情的渴求、黃昏之愛，尤其最後的書寫語感頗有張愛玲上身的惘惘威脅的味道，我一直覺得關注老人情愛這個部份，尤其是那個瑪拉跟素君的易位，那種女性跟男性在某種身段、賣弄、死

亡，身體疾病的領域裡，它可以密度這麼高的寫一個部份，最後看的時候覺得還不錯。江寶對於天成的身體，在書寫上稍微太露骨，也許是因為小說人物已然是中年歐巴桑所以就無所謂了，有些字句頗有老年啟示錄的況味。其實這篇我對它有很多複雜性的想法，它把江寶跟天成切割成兩個脈絡去敘事，女性跟男性在意的點不太一樣，這點寫得不錯，最後因為頭紗，我也不太明白頭紗這麼重要，但是小說把它放置在一個很大的位置，使他們沒有結合，這個點也許就變成一個有趣的點。最後天成因為參加葬禮，才知道原來瑪拉是素君，看的時候有一點恍然一夢，這種寫法的優點是帶著某種細緻上的描寫，在老人的第二春裡，從油滑到孤寂。地理上的現實描寫也不錯，比方說236號公車到深坑那是真的只有坐過才知道。另外江寶「健吾國際服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某種部份上有一個現實感是踩得滿好的。

陳：寫老人的東西不多，他們後面結婚、咖啡館那一段，對話滿精彩的，因為江寶她問他（天成）說如果生病什麼的時候，男的還是很浪漫說「我們一起老」，這個東西在這裡就很深刻，其實她之所以跟他漸行漸遠，不只是婚紗，而是到最後現實跟浪漫之間，這個男的還在這麼浪漫的地方，而一開始小說就點出江寶滿一致性的，從在廟裡面跟天成見面，她覺得身體健康最重要。包括天成也滿特殊的，天成在搭車、在走路、去牛郎店，兩個人在廟裡面的對話，甚至他們兩個第一次在床上，她還是難免會去想那些男生的肉體，這個地方也寫得很細緻，很好看，最後畢竟江寶是為了愛，好像是說我願意跟你結婚，肉體的部份她可以說服自己，可是最後還是回到現實面，女的是務實，男的是務虛，所以造就分開。整篇小說滿精彩，難得寫到老人的沒有那麼理所當然，而且寫到老人現實跟浪漫的那個分際、最後還是得回到現實面這個地方，都寫得不錯。

楊：這是老人情慾或是情愛的題材，這個主題我很喜歡的也很有意思，但是題目我比較不能理解。他的敘事節奏是好的，很流暢、緊湊，很多地方有荒謬劇、浮誇的寫法，但確實就這個主題而言，在浮誇的處理上也夠有說服力，特別是到後來瑪拉跟素君就是同一個人的部份，荒謬感疊得很強，但還是有些地方會覺得細節的裝置在那邊合不合理，以及能不能夠凸顯角色跟故事要說的，比如說江寶這個女性的形象，她是一個非常強悍、剽悍的，他（天成）第一次聽到女人講男性器官，就很強悍的內容，之後發展到後來很關鍵性的裝置就是頭紗，這當中的邏輯關係不是說不行，但是它應該有一些心理的原因，使得這麼強悍、剽悍的女人，會非常關注細節這件事情，以致於後面故事會走向另外一段，這應該更有邏輯性。但整體還是滿好看的。然後標題，「或是」到底為什麼？為什麼「或是」？我不知道，或是他們都是？

巴：這篇除了題目讓我很疑惑之外，還有一點是最近我看文章比較排斥粗糙的東西，比如說「懶趴」、粗話。但是這個談老人情慾其實很好。只是對於這種敘述的方式、結構來講，它也許是好文章，但是我沒有那麼喜歡。

蘇：這篇看上去可以在比較感傷的小說裡看出一點生趣。第一個就是說江寶的那種生命力，江寶都很體貼，這點滿讓我感觸的。另外就是頭紗，在這才是這整篇小說的重心，他們完全都沒有想到兒女對長輩情感的那種拒斥，女兒看似體貼，其實還是心機深的，同樣作為女性、母親的女兒，結果她用了一個大英博物館的頭紗深植她媽媽的心裡，大英博物館的頭紗，誰能買得到？那個才是重點，她用一種假的方式勾起了媽媽對頭紗的浪漫象徵，妳結婚了當然要有什麼，就表示他愛妳，當天成覺得這是什麼的時候，江寶就拒斥了這個婚姻，她就覺得天成

不愛她，所以我覺得頭紗才是整篇小說的重點。最後原來素君就是瑪拉，他恍然覺得江寶是不是一場騙局，回過頭去拿著電話，開放式的結局，就讓電話空響著，這點滿滄桑的。最重要是這篇小說文字滿生動的，很有力的點出每個角色都有該有的話語、講話的形式。

〈微光〉

楊：這次確實有很多暴力，特別是家庭暴力，學校霸凌等等，有幾篇都滿打動我的。這篇因為雙重主題又是被校園霸凌，還有被應該是有精神疾病的父親霸凌，其實整個小說讀起來非常鬱悶，不舒服感很強，但這個不舒服感恰好把核心展現出來，讓我被帶進去。女孩的角色從在學校被霸凌、跟被父親霸凌的這個雙重，還有父親是霸凌者，但女兒被霸凌的時候，為女兒說話的部份就不那麼一刀兩斷，就是父親的一個比較幽微，或者是說他也關注女兒但他又是個暴力父親，這個雙重性使父親的形象有立體感。這篇小說角色形象都很鮮明，特質有被呈現出來。這個女性如何在雙重霸凌中，努力去從幽暗的地獄掙脫的那種生存意志與慾望，這部分描寫有打動我。暴力的書寫細節寫得滿好，但前後有點跳脫了，後來沒有被判刑的時候，可以理解那個愉悅，但是不是在描寫的情境上面還可以再稍微收斂一點。整體來講很打動我，雖然有些細節有缺點。

鍾：其他篇有的題旨很宏大，寫的時候就落空了，而〈微光〉非常的微小，它用很小的家庭封閉劇場去展演窮人家的家庭，非常寫實，我甚至覺得說只要把那個她改成我，就是一個自傳。我覺得他寫實的程度與其他篇那些想像的、奇情的、才華的、或者已經創作過很多的作品不同，這裡反而有一種真實感，描寫那種被貧窮綁住的束縛頗真切，而那個束縛是展演一種卑微感；貧窮的目光永遠都是垂下來的，所以她有一個掙扎

的過程，並不是很好的回憶，在這個回憶上切得很真。我不認為小說一定要在建構某種奇想，也看得出作者並非以才華勝出，但小說裡面有著某種真切凝視的過往，那種窮困和父親的結尾部分還不錯，因為她的和解其實是很淡然的。有一段也寫得不錯，就是那個阿姨的出現，因為那個期許自己的父親不在家，希望他可以跟其他的感情出去野放，但最後這一段也落空了。她特別提到考上救生員，這個「救生」是一個雙關語，使我對這一篇有很不同的想法，細節是要慢慢被咀嚼出來，在這幾點上有做到，雖然我們知道這篇是一個很束縛的東西，可是一路敘述下來沒有太多的走調。

陳：這篇的優點其實第一次在看的時候沒有那麼打動，後來再看的時候覺得她那些被霸凌雖然寫得有點誇張，但是父親的形象、弟弟、啟智班，整個家庭看起來很寫實，讀起來是不錯。

巴：前面一開始用標楷體寫的「夜深了。落地窗外……」顯然就是文章的楔子，短篇小說最好能夠比較意外的給你一個驚奇，可是這個楔子透露這篇小說的主要大概，我比較不建議這種寫法。另外就是引文這類的條文，我的疑惑是，這種條文有沒有需要全文或大篇幅去敘述？也許有它的作用，但是我感覺不一定需要全部擺上。另外像綠島小夜曲，你去引用綠島小夜曲的一段文是可以的，可是前後之間有沒有多的聯繫？不管是景或是心情有沒有一定的連結也是一個問題？所以對於小說裡面去引用、引文這件事情，我是比較謹慎的。

蘇：剛才文音一直說這篇是很現實，不知道為什麼對我來講恰恰是非常虛構的，彷彿是為了家暴而家暴的建構，包含用單線的敘事來談她的父親，全部小說都在講她爸爸家暴的形象，可是這種形象不太統一。裡頭那些法律條文，我比較不理解為什

麼要用斷章取義式的法律條文呢？只有到最後她去看她爸爸的時候，微光出現我覺得挺反諷的，可是同時也覺得很殘忍，這個男人一直被塑造成一個家暴別人的人，難道他沒有一個心理嗎？他為什麼要這樣家暴？她媽媽為什麼要離開？還是回到我前面講的，這篇對我來說有點難理解、挺虛構的。

三票作品討論

〈變漁〉

鍾：這篇放在當代的臺灣社會裡，寫實感是非常聚焦，魚最後變成光，光對於漁人的細節、內在的變，所以用了個〈變漁〉也滿好的。一般寫海岸的魚通常都是寫征戰的過程，它剛好相反，是無魚可再獵了，所以就帶觀光客去看，這個點抓得不錯，後來反而到張金榮去救人，他看到海底的世界時重新又找到新的力量，只是後來結尾稍微正義性了點，應該再更小說，「彷彿海永遠取之不竭，且不會衰退。」這個好可惜，也許整個海面根本無魚或者另外一個奇想。我覺得海的書寫，通常會寫成一種真正漁夫的世界裡心情的差異性，但是它好像是藉由外在來描述一個漁人的「變」，這個小說有很簡單的敘事但沒有太過走味，反正就是要回到海，那這個海已經變了，小小微微的聚焦，然後寫出以人物作為主述者的內在變化，最後去救人，跳下水重新回到他的海洋，做一個海洋的迴圈、迴流的寫法。

楊：我滿喜歡這篇的，也是因為這麼多篇當中有高雄港都、港的意味、或是海的意味其實並不多，這篇讓我非常有感受，從看到以前漁港寫討海人的生活，到現在看到這篇，寫出了海洋的變遷、魚不見了那種當代的現實感，還變成觀光漁業、帶著遊客出去釣魚，這個主題很扣合現實，有打動我。全文沒有調度太多，也沒有太多絢麗的、出人意表的裝置，就是舒舒服服

地寫下來。它對於海洋的時空感、空間性還有生活節奏感，漂浮的那種身體感的細節部份，它都有點到，因為這個身體感可以讓海洋作為舞臺空間，是很鮮明的被浮現。第二，這個主題寫的不只是討海的辛苦，還包括討不到魚的心路歷程，甚至說海上的衝突都是現實會發生的事情，都有處理到，但之後剛好救到上次跟他吵架的人，落海的這個裝置我會稍微打一個小小問號，因為它的戲劇性會比較強。第二個就是結尾，其實它如果結在「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之前……」這裡其實就夠了。

蘇：這整篇小說是朝一個海洋生態跟漁獲場的展開的敘事，有些敘事滿有美感的，包含烏魚結柱的敘事，也因為這樣的敘事及對海洋漁獲的思考，使得這篇小說朝一個哲學思考發展，反而似乎缺乏了一種對於漁場該有的原生態的生命力的敘事。最後那段真的滿動人的，他跳下去然後消失的魚群回來，銀魚跟他直面相對，這是大海最後給他的回應跟細語，但是還是感覺太哲學。

陳：他寫漁場那些都很特殊也很好看，最後的地方也很好，可是像他寫家庭的部分有些刻意，但寫海、寫作業的部份挺美的。

巴：好有學問的一個題目，但是作者已經站到角色前面去總結一些事，就小說的寫作過程，這個是我比較忌諱的。我對這篇有很多的想像，如果「變，漁」這個漁形成兩種不同層次的意思的話，主題可能更好理解，可是兩個字連在一起我不太曉得如何去解釋。

〈擺盪〉

陳：這篇的敘述是單線，針對她跟父親、母親之間這條線走，我覺得是所有寫家庭暴力裡面寫得最好，因為寫的是節制的，有些段落寫得很好，從小女生出發到中間的轉折寫得不誇張。中間在寫跟媽媽之間的疏離，跟爸爸一步一步的和解，寫得很好。這個題目從一開始故事的線都沒有跑掉，有節制而且沒有多餘的枝節，甚至在遊走這個過程裡面，寫巷子裡面的一些景色或者她看的景色，甚至海港的那些東西，都跟她的心境很搭，這篇我滿喜歡，並不會有很多誇張的，是老老實實拉住這條線一直走過去，到最後都沒有離題。

楊：這個家暴的寫法跟〈微光〉不大一樣，〈微光〉的是一個極致、慘烈的家暴，看了非常不舒服。這篇家暴的父親在家暴的細節描寫，剛提到的是節制，我覺得有把父親內在的幽微展現出來，並非直接把他推到一個暴力父親的形象，是有轉折的，在處理轉折的時候是細膩的。整體來說這個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素樸地把一個故事說好，這是這篇作品很成功的地方。特別是父親的暴力跟自省，後來因為媽媽被王阿姨帶離了、他跟王阿姨丈夫的對話、問女兒說我是不是跟他一樣差，那個父親是立體的。還有這個母親也沒有被寫成就是全然不顧孩子的，她在追尋自己可以過得更好，這當中細節都處理得很好，很多地方並沒有特別去太著墨、太煽情，就好像在找一個不那麼強烈的情感的表現，但是怎麼把生活安頓下來的那個感覺，這篇文章的韻味處理得滿好，而且前後一致。

蘇：這篇給我一種很現實的感覺。我們都已經同婚合法的時代，對於同志的情感其實也仍在一個擺盪的過程當中。這篇是比較具有高雄成份的書寫，它安排了包含林園、左營、旗津，地理安排非常地好。那既是明琦的媽媽一個流離的地圖，也蘊

涵了她到旗津，最後當爸爸跟明琦一起坐船離開的時候，那個船、潮水擺盪，這個結束非常好。而她爸爸跟妻子離婚之後，反而成了親人，這點是滿讓我動容的。藉由探望母親望向遠方的潮水的擺盪這樣停止，這種描寫很含蓄。在這裡比較無法認同的一點就是，難道做同志就不能當母親嗎？對她的小孩太殘忍了，即使她會打電話回來，可是我們在這裡都看到，她母性其實是不強的，但整篇角色塑造都很好。

鍾：我反而覺得這篇是比較迎合打狗文學獎而刻意描述的地域性作品，描寫旗津、海風、擺盪、母親的離開，硬加上女童的感受，種種鋪陳顯得很刻意，尤其是後段的情節起伏。這篇雖是完整作品，但卻讀不出動容的感情。所以我對這種作品反而比較戒慎，因為它太多設計，太多剛剛好的東西了。母親跟王阿姨之間的部份還是落入了一種刻板，包括王阿姨去刺傷她的丈夫這個太激烈了，這個情節的合理性稍微弱了些。但是我很喜歡它的抒情性，包括它的描述，明琦看海這種疏離性跟抒情的種種，但我覺得有些部份不要那麼戲劇性就會更好了。

〈中戰〉

楊：這個新兵菜鳥、軍中的節奏感，包括說當代當兵跟以前的節奏不一樣，這些日常性有寫出來，這可能會出現在以前的經典的文章，就很寫實，但現在這些菜鳥兵好像還要被照顧，又擔心如果對新兵造成壓迫還要去身心科等等，這些當代新兵的日常很新鮮。這些事情如果在校園場景我會覺得很特別，但放在軍中就產生一種張力，我們想像中的軍中不是這樣的，可是這些菜鳥生活描寫是如此，所以我會覺得很新鮮、很有趣，包括在招募的時候中型戰術輪車就是有一種荒謬感，感覺很有當代的這種好像大家對於戰爭、對於軍事已經不是一個戰爭體系了，那個語境有寫出來。

陳：一開始我覺得他的敘事有一點亂、分段有點問題，可是後來再細看一次覺得還不錯。他鋪陳的地方我們覺得很好奇，背景寫得很熱鬧，對我們這種沒當過兵的人覺得很新鮮。裡面幾個對話有把本人的故事都連在一起，但我覺得第一次看他的小說會困惑分段問題，但是再細看下去還不錯。

鍾：〈中戰〉這個「中」是指中型戰車但也隱含雙關語，就是「終止」的渴望，整體徬徨的一代，在當代裡，事實上西線還沒有無戰事，可是他們卻落入一個圍牆世界、必須高密度的彼此面對的生活，對我們這種圍牆外的人，在閱讀上有些非常細部的東西，情誼之間、食物、軍醫的部份，他拿到電話可是電話是撥空的，這個安排非常好。我會覺得這篇有一個即時轉播，可是又有很多內在封閉劇場的展演，輻射整個小小世界在臺灣被政治操作之後新一代的困頓，而這個困頓的選擇權不在於他自己，而在於整個環境。也許在閱讀小說本來就有一種差異性跟異質化的部份，因為異化所以使我們覺得有趣的。(這一篇小說讓我想到吳佳駿關於新兵書寫的中篇小說，這也是這一篇面對已出版作品的相似致命點。)

巴：中戰指的是中型輪式戰車，可是中戰跟新兵整個訓練過程的連結在哪裡呢？為什麼用中戰當一個題目呢？中戰要敘述什麼或是它要帶出怎樣的意涵呢？這是我比較有疑問的。

蘇：這篇〈中戰〉從命名開始，這個是中型的卡車，它現在叫做中戰這個名詞，拿它作為小說的命名其實有點讓人不解。其次是你看完了整個入伍跟招募一直在雙軌進行的，這邊反映出現在兵源的困難，而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對訓練的不重視，等於放飛這些兵是看得讓人滿心痛的，所以從整個看起來我覺得它其實是一篇偽新兵入伍以及反服役小說。

主席詢問各篇投票委員是否放棄該作品，經討論後，〈凝視妙麗；妙麗凝視〉、〈男子漢的虱目魚糜〉放棄，其餘十篇作品進入最後投票。

進行投票

委員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四分、第二名三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

作品名稱	巴代	鍾文音	楊翠	陳素芳	蘇偉貞	總得分	序位	獎項
變漁		3	4	2	3	12	1	優選獎
南方蠻事	2					2		
擺盪		1	3	4	4	12	1	高雄獎
中戰						0		
江寶，或是天成		4		3	2	9	3	佳作
鑽過裂縫	1			1		2		
微光		2	2			4	4	佳作
螢光魚			1		1	2		
力凱的夏天	4					4	4	
人形	3					3		

經委員討論決議，同分之〈變漁〉、〈擺盪〉經舉手方式表決，〈擺盪〉獲得四票，〈變漁〉獲得一票，〈擺盪〉獲選高雄獎，〈變漁〉為優選獎；〈江寶，或是天成〉為佳作；同分之〈微光〉、〈力凱的夏天〉經舉手方式表決，〈微光〉四票，〈力凱的夏天〉一票，〈微光〉獲選為佳作。

2023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擺盪〉

優選獎〈變漁〉

佳 作〈江賈，或是天成〉

佳 作〈微光〉

